

西天目祖山志

卷七
卷末
卷八

七卷	書問	說論	辯
八卷	序跋	箴	
	祭文	佛事	贊
末卷	銘	遺蹟	生殖
	休咎	靈異	紀譚
	補遺	後跋	

ル 5
1110
4



1110
卷 4



西天目祖山志卷之七

三學院苾芻廣賓纂輯

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

書問

天鴻鴈一方風馬牛千里寸衷莫悉尺牘斯
通矧爰咨法要則身命傾塵偶答機緣而家
風吐露耶志書問

國朝

章皇帝請玉林國師皇城傳戒書 文見四卷
御書

晉許邁與王羲之 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
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

西天目祖山志

卷之七書問

者在焉

梁周宏讓與徐吏部陵薦方圓

吾荷朝恩得安邱壑

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
 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雋並
 出方為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棲
 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
 中歲暫遊宛洛蒙弟識其異人方儲之允衣冠未
 絕雅奉閒逸得性邱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
 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
 道缺考槃絕詠賁五履二兩爰無聞方今公旦作
 輔億兆攸賴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遠賁則
 水鏡求賢脫能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宏哉圓
 山谷咸勸足令必不整坏而違於廊廟之用脫不
 若蒙此旌招未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
 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
 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于今言吾家上宰之貴
 徐陵答周處士 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

王褒寄天目周處士

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

百天目山志卷七書問

二

皇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
 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綸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
 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
 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秉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
 弟子自墮高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
 朝虛心版築尚想邱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
 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
 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牲義之談高視公卿獨騁
 蟠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
 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
 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
 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糞土夔龍羶臊
 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
 何則頽陽巢父不曾在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
 微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惟遲山
 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
 便奏聞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

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
入關敬承欵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鏜
迹幽谿銷聲穹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多疾
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闕
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
元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道盡
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
集視陰憫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焜之
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
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
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
無日矣援筆覽紙龍鍾橫集

周宏讓復王少保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

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迹有如對面開
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互寒
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
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及東區雖保周陵
還依蔣徑三姜離耕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
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木可求恒為探掇昔吾

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雍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
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
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惘陰弟非茂齒禽尚之
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
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遠悲次房遊
魂不反遠缺文產骸極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
保期願享黃髮猶冀蒼鷹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
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握管操觚聲淚
咽俱

唐郡守杜陟請天目慧琳法師悲華秋殞戒月宵徂

仰惟我和上遙警六環儼臻雙樹涓月某日于大
永福寺壇上冰肅香花羽瞻槌拂可勝率繼白翹
甚勤之

宋蘇軾與章子厚薦柳豫某啟前日曲蒙厚待感恻

天目柳豫極有文行近丁憂貧甚食口至眾無所
歸可代曾君管秀學否聞曾君不久將入京如未

百六日且山志卷之七書問

有人幸留此闕也此人詞學甚富而內行過人誠可以表師學者率易于聞不必深訝可否略示喻

元濬王璋上中峯和尚

弟子太尉濬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峯和尚大禪

師座下惟璋尠德叨預天嫺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囑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眞容誠切瞻戀至於修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也而禪宗向上一着罔知所趨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簡帝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思沾化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候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齋信香代申禮敬久嚮和尚仰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諸奈無相法身欲隱彌彰曷若出世度生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秋冬間倘得旨南來首當參叩願興慈濟先此佈區區幸祈法照

趙孟頫上中峯和尚八章

孟頫汨汨塵俗中每蒙尊者不棄時時賜問顧惟何者乃辱過愛如此當亦是前世有緣故耶近一病兩月幾至不起得鮑君調理方以小差然眠食未

復常氣力憊憊憂之深至于死生之說師所謂委順者固已知之矣感師提誨情何敢忘蒙寄惠酒豉粒粒皆是禪味敬領莫知所報阿孫回草草道謝春深猶寒山中當益甚唯珍重珍重不宣

近數有人自山上來知道體安穩慰不可言茲有少稟瀆杭州報國寺在舊內中棟宇極大去歲九月火災止存三門猶足稱雄于諸寺近笑隱訖老住持欲求大和尚信筆草一疏渠欲持爲興復之計弟子與訖老有文字之交故敢干聒方盛暑中求法語者無數度大文字之交故敢干聒方盛暑中請亦恃慈慈悲故耳唯恕之而曲從之幸甚感甚餘唯珍重珍重不備 右二

思議以中還謹具拜覆哀戚不能詳悉併祈師照

右三

孟頌自老妻之亡傷悼痛切如在醉夢當是諸幻
未離理自應可雖曠昔蒙師教誨到此亦打不過
蓋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三十年一旦哭之豈特
失左右乎而已耶哀痛之極如何可言過蒙和尚
深念遠遣師德賜以法語又重以悼章又加以祭
文亡者得此固當超然于生死之途決定無疑至
以祭饌之精又極人間盛禮尤非所宜蒙破存感
戢不知將何上報師恩雖亡者妄身已滅然我師
精神之所感通當不能無望于慈悲拯拔俾證菩
提此則區區大願因俊兄還山謹具此復臨紙哽
塞不知所云 右四
昨以中還山草草具字陳叙下情茲承嘉上人下
訪特蒙惠書審即日道體勝常深用為慰又知以
中十七日方登天目所謂普度功德此乃先妻願
心必須為之但日期未定臨時又當上稟耳海印
雖有登山之約然亦未可必外承指示三十年陳
迹宛若夢幻此理昭然夫復何言但幻心未滅隨
滅隨起有不能自己者此則純根所障亦冀以漸

消散耳圓覺經尚有三章未畢一得斷手便當寄
上又恐字畫拙惡不堪入板然唯師意秋暑不能
久滯嘉兄還附此具復餘唯盡攝珍重理不宣

右五

以中來得兩書披讀如對頂相感激慈念不覺淚
流蓋孟頌與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緣今世遂成
三十年夫婦又不知因緣有半載痛猶未定所
使孟頌棲棲然無所依今既將半載痛猶未定所
以拳拳欲得師父一臨以慰存歿之心耳今蒙諭
以病惱之故弟子豈敢復有所請賜教普度榜文
情旨仰見慈悲此事度難辦已與以前必不能辦一則
事緒紛忙二則氣力難辦已與以前必不能辦一則
伺東衡房屋完備就彼修設庶望山靈川祇方偶
禁忌亡者神識宛親之等皆沾福利耳想老師亦
必以為為然也聞老師有痾氣之疾已寫方與以中
恐可服也謹此拜復圓覺俟再寫納并乞清照

右六

孟頌紛紛塵事中不得以時上狀惟極馳嚮漸熱
伏冀道體安穩五月十日老妻忌辰一晝夜日誦法
千江菴主主持了普度一事只作一晝夜日誦法

華夜施十燈十斛兼三時宣禮法華懺法區區不
 敢祗屈尊重敢乞慈悲就山中默加觀想庶使無
 情有情及亡者俱獲超度孟頫之拜德豈有已哉
 因幻住道者上山謹附短狀餘唯珍重珍重不宣
 大拙以中來侍併冀道及下情 右七
 干江入城得誨帖知杖錫以籃輿入山益深聞之
 甚為驚嘆頃時有人持法語見過每以人不識
 好惡與從孟頫時莫知好書者無異是與不是必
 盈卷問其所以莫知好書者無異是與不是必滿幅
 體疲眼暗無策可免雖吾師道大語妙不可以此
 為比然疲於應接亦豈不然耶和尚既已入山在
 孟頫輩未有望見頂相之期為之悵然殆不容說
 又先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滿擬和尚一東
 衡爲了此緣今既不然只得請于江主其事若其
 他人孟頫殊不委信想和尚亦以爲然也聞有便
 草草具復臨紙不勝馳情之至山深林密地多陰
 溼惟冀珍重珍重 右八

釋原妙答洪直翁

來書置問皆是辯論學人用工上
 疑惑處當爲決之俾晚學初機趣

向無滯問平常心是道無心是道此平常心無心
 之語成却多少人誤却多少人往往不知泥中有
 刺笑裏有刀者何啻如掉棒打月接竹點天古人
 答一言半句如揮吹毛利刃直欲便要斷人命根
 若是箇皮下有血底直下承當更無擬議若撞着
 箇不知痛癢底縱饒觸體遍地也乾沒星子事又
 如石中藏玉識者知有連城之璧不識者只作一
 塊頑石視之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不可向語句
 上着到且道既不在語句上畢竟在甚處着到若
 向遮裏薦得便知此事不假修治如身使臂如臂
 使拳極是成現極是省力但信得及便是何待瞠
 眉豎目做模打樣看箇一字倘或不然古云莫道
 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何止一重更須知
 有百千萬重在苟不發憤志精進下一段死工夫
 豈與木石之有異乎凡做工夫到極處必須自
 然入于無心三昧却與前之無心天地相遼達磨
 云心如墻壁夫子三月忘味顏回終日如愚賈島
 取捨敲推此等即是無心之類也到遮裏能舉所
 舉能疑所疑雙忘雙泯無亦無香嚴聞聲靈雲
 見色元沙壑指長慶捲簾莫不皆繇此無心而悟

也到遮裏設有毫釐待悟心生纖塵精進念起卽是偷心未息能所未忘此之一病悉是障道之端也若要契悟真空親到古人地位必須真正至於無心三昧始得然此無心汝譬頗明吾復以偈證之不得遮箇爭得那箇既得那箇忘却遮箇然雖如是更須知道遮箇那箇總是假箇的的真底響

釋明本答潘王

某爲學既昧於道無聞厠影僧園濫

下位冠百辟爵居名王天嫺認親爲國尊行性海巨筏爲佛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媿簡冊顧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將軍與奇長老冒塵觸謁徒步登山出王鈞緘侑之厚幣辭情懇懇自敵以下有不敢當者而况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盟沐薰香對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愧悚何觀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貫無疑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于二千年外將過去諸佛已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爲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祛情遺妄指

瑕摘疵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迨今無所加損王亦于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已嘗啟于彼而乃應于今日也豈惟應于今日將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涘者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卽其所至理在王已分有自來矣茲承示諭于禪門向上一着子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向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記昔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曰我言你信不信僧曰和尚重言安敢不信德曰卽你便是宿舉此公案乃云古德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負驀直便行更不回顧可謂有力者也此說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決定不退轉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管見若此又承論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爲過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于人而獨擅其退休閒逸之計不思法

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當
退遁豈有它哉惟王諒之聞王駕有江南遊覽之
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然能徧涉法界于不動
神情之頃恐不待走輕車策駿駟然後為得也信
筆觀縷山野無文下情不
勝愧汗之至伏幸矜悉

與馮海粟居士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
蒙提獎何以得此哉尋聞閣下奉

旨入觀而某亦理浮遊之棹走淮沂汶又復三年
別來不識閣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今古利
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
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是夢寐故吾法中目之
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
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
壁乃可入道肯將胸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
斷俾之如牆壁一回忽爾于牆壁處孔竇豁開千
差萬別一以貫之會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竇
不即豁開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鐵
芥相投于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
人深信而不疑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

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
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
蒙閣下許我以踐之今
所以謂貧人索舊債也

答趙松雪居士

聞如來于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
卷之綱目以融通洵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于第

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入有餘涅槃
以未稱本懷由是第三時維摩彈斥使其恥小慕
大然後廣說般若若一味談空專為小乘人融其所
執通其所滯洵之汰之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
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但金剛經局于文約
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遠寄之六百卷間於中或
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
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
欲一時意會每以胸臆之見窺鑿之一涉此途則
般若大義不復契會于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
金剛般若略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惑未
泮只消提個所參話自看不必於此文字中致疑
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胸中舊物

也略義云乎哉

與大覺長老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
能暫忘昨日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
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狗世諦故也某與
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
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反覆若此耶古人于
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
世滴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
于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
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
畏住持實畏嗣法于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
下為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狗世
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座
命駭然專俛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
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
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釋惟則答義海禪友

幻住先師聲光不能盡掩遠達
聖主之知諡以普應國師之號

賜廣錄刊板入藏五月初同叅弟兄率諸道俗排
闥而入以編集較勘見屬故又不容不順情一出
出則聞義海寓姑蘇草菴銳然進道又聞禪學之
徒與外教殊宗之士相交稱慶曰三千九百丈天
目又聳出雲霄一頭地也獨未審
義海進道之志與天目俱聳否也

與海巖長老

夏五圓侍者遠來適余有他行不得
從容延奉為欠事先幻師歿又十二
年矣承其蔭享其賜者何往無之能不忘所自思
致其道德聲光於無窮世者遠有照堂近有海巖
數公而已廣錄據鄧見勘較似無大誤未審別遇
老成重與細論否松江僻遠往來者稀絕音耗又
數月刊板成者不知幾何惜不得親預點對賴足
下臨事好謀意度周密所作必精敏無遺憾矣刊
畢先望印寄一部更正刀誤
然後廣行乍寒順保不悉

答天目逆流和尚

昔幻翁為大雄山人作活埋記
指世尊掩室飲光入定為喻而
深有發明時余目擊操觚頗味其旨幾欲以身試
之而無其所如負宿願今年春始得塞墻戶牖依

圓覺上期之限以酬之適六環飛下天目率山中龍象過余而不及會誦分明只在尋常處如隔千峯與萬峯之句而去未幾斷崖和尚示未訃音遠至余亦靡所聞中夏出靜始知則奔赴祭墓之禮皆已後時矣秋涼一造峯頂先拜法雲之塔致掩室安居之謝然後次第展拜一以謝方丈一以謝雲深老人

答大拙首座二則

自舞馬之變至巖上吾焦腑如被焚者數月又念東岡幻廬金

膝跪踞之地萋萋荒草誠可寒心歲晚泰侍者來聞山中諸老日就拮据又聞大拙棄屣西來為東岡汎掃吾然後幡然自慶曰幻廬有人矣獅巖與可待矣余小隱九峯間雖無叅謁之勞而應接亦不少何當從君于頭陀松下誦白雲酌流水以終殘年為快也區區之離天目忽十年承足下與策翁舉葉落歸根之語實獲我心然平生所至雖與百溪水不識百溪杓乃正覺以杓柄見招非其招也倘諸公無固必容我兩峯之間巖上巖下曳一拄杖白眼看

青天此則不敢辭也然去就亦自有時始俟之

明釋本善復天目規長老

余以古人皆是秘重大法深自韜晦于千巖萬壑之

間草衣木食含養工夫已到箇箇魁壘秀出于叢林之表者我又何人敢區區哉乃抗志林泉違世俯仰三四十年於戲老矣嘗以宗門秋晚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之嘆不知于現後其浮漚之識寧否名利之心死否否則當于現行時切切觀捕之觀來觀去得無下手處正是諸說處不妨喚作到家消息近也若作到家之量又滯途中矣故謂若化衆生不生于化不生無化其化大矣莫負老僧成化五年秋期以三年之後付衣之囑雖各天一方此懷未忽忘也往往人來皆云稱道老僧已知不忘也苟不似它一等裨販之徒自棄自畫非但慰樂貧老懷先師之法有託矣至祝

釋法聚與松月上人

子昨歸自天目訪我山中偶出

長揖謝世確志巖居獨守空寂于孤迥迥地非有卓然之操者曷能至此雖有卓然之操者必須具

卓然之見苟無其見恐亦不能久持其操耳如思
大和尚巖居不出志公謂云何不化度衆生目視
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却了也
何處更有衆生可度此即所謂有卓然之見者也
于此未達而徒嗜夫孤高所謂駕折軸于空谷寧
免永嘉之見斥也耶子試據所見而思相見之難
不覺臨
楮切切

國朝釋通秀答天童密老和尚

某辯魔錄業已刻行

愧且欣尊諭云大抵辯人之謬必自立無過之地
方可杜其反覆之口此誠萬古至言蓋自立於無
過之地縱人強辯何益自不能無過縱人不辯何
堪某判高峯大師前番已悟後但打脫見地者不
獨據大師上堂所舉觀眞贊打破拖死屍句子直
得虛空粉碎等一段語亦據疑嗣書所云拖死屍
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如放下
百二十助擔子之一段語來教謂某但據上堂所
云不據疑嗣書此和尚之錯乎不肖之錯乎承以
高峯上堂前段所提爲正提安身立命之旨此

作家宗師天然有在某詳舉高峯上堂語一一明
示之已見辯魔上冊中此與尊意不甚異但據奴
郎不辨下詳述自己悟緣所舉觀眞贊打破拖死
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等一段語判高峯爲
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等一段語判高峯爲
正悟非認識神之邪解來教乃謂不無錯處以疑
嗣書中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
後再甦如放下百二十助擔子之語及上堂直得
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等語乃判是認拖死屍影子
令羣魔以爲口實此畢竟是和尙之錯不肖之錯
今又不肯不肖以高峯打破拖死屍句子爲悟不
肖敢連下三箇錯以前番爲大悟云者因對魔家
邪解言也若對未後消息言之則不過云悟而已
雖然即高峯上堂前後面豎拂一段謂之提人安身
立命則可謂之提枕子落地後之旨則不可不見
高峯頭正尾正不許人向者裏躲跟乃謂依他如
是參悟者驀地突出個活貓兒來因元來盡大地
是個選佛場盡大地是個活貓兒來因元來盡大地
士直饒三乘十地膽喪魂驚碧眼黃頭容身無地
雖然如是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更

須將自己與選佛場銘作一團颺在百千萬億世
 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却
 來喫西峯痛棒大眾性命漢子聞恁麼舉出來掀倒
 喫棒忽有箇不顧性命漢子聞恁麼舉出來掀倒
 禪牀喝散大眾是則固是而且西峯獅子巖未肯
 點頭在此段方是提他枕子落地後所得大機大
 用等閒拈出令人坐睡若但以豎拂示眾云此是
 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令人於此見得便是提枕子
 落地後之旨則不得以打破拖死屍句直得魂
 飛膽喪絕後再甦如放下百二十筋擔子之悟人
 肯信道是認拖死屍之影子是未悟乎又上堂述
 自悟由云打破拖死屍之影子是未悟乎又上堂述
 平沉而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炤鏡
 可云是認拖死屍影子是未悟乎且分明道打破
 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等語而可道不是打
 破拖死屍句子初番悟的境界乃混到枕子落地
 打脫見地依然還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安
 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境界耶此
 請和尚不以人廢言而少思之至於身有時毀辯
 魔語不毀者此就世諦論耳蓋從俗則立一切法

有毀有不毀有堅有不堅等若從真則破一切法
 無毀無不毀無堅無不堅若知木無實相法相性
 空緣會一義者從真亦得從俗亦得某豈佛祖大
 法不明而敢輕易立言貽先輩之憂方知慎哉某
 因時因事答居士書和尚執常無常語為難此請
 和尚珍重某今日之深造厚養則見於辯魔後跋
 懷古四偈中倘正不負苦口之萬一耶臨草不勝
 痛心淚血之至若夫八月間僧將不肖辯魔說寫
 送天童方丈數字獻上可惜不即時審其來歷與
 他八萬四千棒免令帶累人此事真係誤中之誤
 敬為懺謝至於某世法不通今一意謝
 事退處統惟慈諒恙中令人代錄上覆
 與理安箬庵和尚二函弟日來頗純自受用三昧
 香林數十年打成一片淺近者安足與言哉邇者
 主法尊宿亦似為一人一邊居勝我輩不妨稍復古
 風命後學不致
 江湖日下也
 一筇天際滿鉢冰霜便羽南翔無以寄賀吾夾山
 新堂頭法兄亦無片香熏豫兄鼻孔惟合竹林門

下濟濟法屬知有荒山大瀆之外一箇窮頭陀其當噴飯丁亥十月辛卯某弟上某兄和尚

答寶華朝宗和尚 孤峯絕頂蟠結草庵呵佛罵祖

去乃以雞肋之力撐持大夏之危辯魔斥異誠大

不幸然以高祖悟由始終竟無灼知落處者其他

尚忍言哉不謂當斯世而有室遠人邇如吾兄者

區區之心亦無憾矣向讀尊刻恨不一語獲手書

知盛心亦然不知何日天假之緣也燈錄非明眼

大才而更心直手公不以佛法作人情者安可為

之得吾兄任此真法門之大幸也弟素懶披閱古

錄多未參考第傳燈錄與五燈會元會少觀覽其

編古德悟由等去取詳畧似會元長處居多幸加

察焉竟續會元何如諸惟為道為眾生自重不宣

答神鼎雲外法姪 復閱老祖等刻知汝絕後再甦不

在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鳳縈金網衝霄漢

以何期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數年荷法不大大

勞乎東方日出古今無頌枕子落地因緣舉百丈

三日耳聾乃監拂云還見麼百丈大師在山僧拂

子頭上吟吟而笑以盡大地無寸土合契棒別岑

大蟲法堂前草深一丈舉此數端可不見笑大方

須一推類細自簡點蓋汝抵到馬祖卷席時高

峯絕後再甦時于枕子落地三日耳聾處及白雲

悟也悟得說也說得抵是未正在好着意參取更

得一回白汗決不以大用縱橫施巨闕堂堂洗土

不成泥為脫盡從前悟裏迷也今日討箇真實參

悟的大不易得故不贊其所已至而示其所未至

如此不盡

答戴復齋居士 念別來動靜不二寤寐一如否得

書知不自放過慰慰所謂如箭離弦無返迴勢正

公今日事也老龐不侶萬法深入遠請故經人一

掩口即擦手承當一進步即西江吸盡人徒見其

收功大而左右逢源不知其入處深而用功遠耳

別論感刻荷法護法厚望有在不盡

答高公白居易 居士觀面每不造次別去每不放

過詳味來教豈非退而亦足以發

西天目山志卷七 書問 三

者乎欲超出聖賢看破佛祖須味馬祖為甚踏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與汝道龐公於言下大悟且道他悟處作麼生江水既已吸盡居士往沙上收租向何處放舟進得一語圓却前話

答木如上八

向從天行叔姪畧聞道槩肩衲歸并得手書知公真不自欺人也既知生死寤寐不能一如須把生死岸頭用不得的知見盡情放下嘗令熟睡無夢無想死了燒了身心俱空境界時刻現前亦不立無夢無想身心俱空見解無動無靜打成一片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參須真參悟須實悟端不虛也學道不悟斷不能斷命根工夫不成片斷不能悟公能悟去方可喫過量人痛棒且道既悟為甚又要喫棒今時稱長老者十箇有五雙分疎不下公能始終不自欺當不以此言為過也

釋寶華通忍與玉林和尚

不肖生不逢時遭法門變局已不利于俗眼矣生平

德薄習氣偏多又不足以浩歸天下衲子自揣無補法門而當此祖道凋零魔風熾盛之日非得一領而望者此也壬午冬初忽見佳刻諸種合掌欣嘆喜而不寐蓋以當世有人祖道不復終晦矣是冬即有普說請益二錄正以千里同風不謀而合令魔輩見之而魄喪耳滿擬三週掃槍定獲面譚途路難行今已遣僧代祭矣當此亂世晤會難期畧述數行少伸同志又以傳燈錄自元至今未續近來凡遇士大夫無不諄諄道及今復筆告當道諸公乞題一疏則諸語錄自易集矣此乃法門大故幸不吝筆舌共為鼓舞或有為法而興起者未可知也臨楮不盡欲言伏惟慈諒不一

釋超琦與張上蓮居士

日前在由盤桓之際謂衲曰若不明此大事此生未免虛

過當時衲憶此老已知本矣蓋吾人從無量劫來不知有此大事因緣故不求解脫而又不能知有解脫之徑路刺頭入塵勞網自纏自裹愈久愈深無有出期既知有此大事因緣克念念相繼生處

熟熟處生明此大事因緣定不虛過此生此生若不虛過則盡未來際亦不虛過設聞而不信信而不堅堅而不久久而不能欲畢竟明此大事則不免有虛過之歎矣此生虛過欲再於未來世中聞信堅久畢竟明此大事因緣極為難能到此豈不拈出金剛王寶劍一斷一切斷一證一切證乎然當知離虛妄境界別無真實但須向虛妄境界中推看此善善惡惡得得失失處畢竟是誰一時徹底現前豈讓

出塵羅漢
參禪不可向昭昭靈靈光影門頭作窠窟遇着箇瞎師僧印證謂是有悟處便將古人言句穿鑿會禪會道此病最難整理須是為生死事大不是說了便休的或做工夫忽然到一念不生身心世界俱不可得此是暫歇塵勞若在這裏錯認則落永嘉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矣近世有執此為主人公亦無是透脫未後牢關認此豁空見解喚作正位根身器界謂是偏位以空形有以有濟曰曹洞災於梨棗刊布流行不出這般見解佛

若掃土此之謂也故我先大覺老人痛為呵斥者心體方知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是真實語從無量劫來生死疑情一時淨盡方可游戲神通淨佛國土與從上如揚文公李都尉張無盡張無垢諸大老交馳祖域為世出間真大丈夫又奚啻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而已哉上蓮居士由唐昌宰丁艱將歸雲間之鶴沙訪獅巖遺蹟信宿山房篝燈夜話以禪悅法喜之懷未盡秋來不辭再過復盤桓數日在近世縉紳信樂吾宗有若斯者不亦空谷足音乎臨行需數語為時中參究之助他日噴噓一發庶不虛此葛藤矣

張環瀛復晦石和尚

快領醍醐如發蒙蔽獲清明之目不為失路盲人方深慶幸無如蓬根善轉駒隙易馳違別虎谿又經兩越月矣遙想大和尚四大安法弟自戒途為已任洵屬人天冠冕豈惟檀信津授誰字話頭欲使推勘根原不許依光掠影不許卜度攀緣幾次心思路絕身毛倒豎思吐片言如

夢中作醒語豈不叨叨于口了了于心益增其吟
嚙乎况塵網胃心識神障道十寒一暴直尺枉尋
如飢人說飯枵腹依然世壽百年行將及半福緣
慧業進退茫然不知和尚亦憐其苦海迷津否耶
道大師于九月下澣始抵敝鎮拜讀手教以及垂
示法語何其諄懇倦勤不異近接慈光加被力于
不可思議中也徑山廣錄法喜愜心安敢自外一
芹申敬恨乏瓊瑤幸道緣未盡臨穎虔虔翹外附一
絕呈覽偶緣逐妄背真如無量塵勞未易
除虛幻半生誰告語挑燈裁答晦翁書

說

志亦史之類也不徵無信奚以播通都垂奕
世哉暢事義之未賅有說剖是非之未白有

論稽名實之未甄有辯志斯三者

元幻住老人雲谷說

入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
翳空萬象合立消長盈虧頃刻

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又何待隨清風出遶岫
之謂哉疾風駕雷山振海涌機動籟鳴終日不息
者谷之響應如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如而後應
之謂哉天目知藏與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
跨昂霄之步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
其然也或曰太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
有聲我將空耳目于混茫之先越見聞于未然之
表何乃以聲色而為號耶不然雲無心而見色即
色明空谷中虛而有聲即聲顯寂假雲谷之號示
聲色之體假聲色之體顯空寂之用如教中云十
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
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雲無形亦不着空我谷無
聲元非滯寂子所說者皆錯下註脚耳

定叟說

天目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

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
不動搖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峯中
飲光尊者入滅盡三昧以何慈氏下生此豈非不
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于一漚未

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
諸佛于衆生身中入大涅槃而衆生不知衆生于
諸佛體中轉流生死而諸佛無礙至于毘嵐振海
而不去大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能乃法如是
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怒號風本自寂乃
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與
而定體自若于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以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叟之論始
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
枯心屏志絕慮忘緣爲定者縱經八萬劫祇益戲
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耳根

釋惟則雲海說

余嘗從幻住翁徒倚於獅子巖之立
視臥雲一碧如海遠近數峯出雲上和落帽如浮
履如虛舟縱柁于銀濤之間相與嘆曰異哉雲海
也未幾卷地以起若萬騎長驅復變而爲奇峯爲
玉樹爲游龍舞鳳又未幾欲覓絲毫不可得矣有
客趨進而言曰今吾觀雲海之幻始知萬物之多
天地之廣皆一雲海耳翁曰子知幻之爲幻而未

知非幻之幻知非幻之幻而未知所以爲非幻者
且聚而爲海者雲也變而爲多物者亦雲也其所
以爲雲者何物耶客罔對退而賦雲海一
章余嘗咏嘆而和之極一時領悟之勝也

斷崖說

裂破虛空之謂斷壁立萬仞之謂崖飛鳥
不敢度歸雲不敢棲睹者駭目聞者酸心
此則巨靈擡手劈泰華俱胝一喝開石巖之類是
也一念不起之謂斷卓爾獨存之謂崖掃除見解
直示根源通一綫如陷虎機截羣疑若吹毛劍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此則臨濟德山棒喝之機是也
絕學無爲之謂斷攀躋無路之謂崖搜破死關透
緜天網如獅子自解翻身不施棒喝機緣不墮
語言塗轍使德山臨濟湊泊無由巨靈俱胝瞻望
不及此又天目斷崖翁之妙用是也翁嘗舉斷崖
之義以難余余將推是義以解之言至是翁遽
起而却之曰諒我也罵我也請止而勿言遂止

清大覺老人工夫說

太圓鏡中富有萬德淨無纖塵
復有何悟迷悟尚不可得復何工夫之可說但有
生之後人多執小忘大執近忘遠以四大爲身以

對境而生之見聞覺知為心教中所謂澄清百千
 大海棄之唯認一淨漚體目為全潮窮盡瀛渤由
 是於無迷中成迷便須於無悟中有悟所以釋迦
 文佛雖成佛已久欲作人天榜樣示生王宮示有
 父母妻子示學文射御自兒戲以至成人者之所
 為無一不示與世人同之至年十九示畏生死示
 避喧求寂示踰城出家示雪山苦行示灰心滅智
 示冰雪六年示觀星悟道乃與大地情與無情齊
 成正覺嘆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示轉法輪四十九年見
 人根機已熟遂示直指單傳拈花微笑付囑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代有聖賢傳持慧命或示言下便
 了或示久參契悟總之欲人知本來是佛各各證
 自本來面目而已凡信有此事者皆親受靈山記
 薊來於本來面目一聞即達者更無工夫可作若
 不能言下證得本自圓滿本自清淨本自解脫本
 自靈異一了百了一通萬通切須於一切處一切
 時把一切有思有為境界皆作文彩已彰之事看
 那無思無為之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四威儀皆可
 參要以坐為正動靜閒忙皆可參要以閒靜為正

雖以坐為正行住臥不得力坐亦不得力雖以閒
 靜為正忙動不得力閒靜亦不得力若於行住臥
 與忙動得力到坐時閒靜時愈得力若坐時閒靜
 時得力於行住臥及忙動時自然得力所謂行住
 坐臥動靜閒忙自然不求悟而自悟矣於忙時不可
 至其理自彰自然不求悟而自悟矣於忙時不可
 厭忙於有事不可怕事忙而耐煩理事理至
 周至到極有精彩或正理事中或理事後猛提云
 此我或思善時也或思惡時也所謂急處一善不思惡時
 本來面目是善時也何此古人所謂急處一善不思惡時
 能一念回光即同諸聖即古人所謂急處一善不思惡時
 應捷也豈動靜打作兩極就體消停者可同年而
 語哉若動中不善用心靜中必然悠悠忽忽動靜
 兩失之矣然要動中得力須時刻痛念人命在呼
 吸間生死之際斷不容偽無有一毫假借處無有
 一毫靠傍處用不得一毫氣力用不得一毫諸佛諸祖
 若非早證本來面目安能得大自在與諸佛諸祖
 同證不生不滅大安樂法門雖然說個證悟不過
 對迷而言踏著本來田地悟之一字亦用不着以
 鏡智為宗出三種生達磨不來東土三祖不往西

天雪竇云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着袈裟佛
祖位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蘆花神光不昧萬古
來莫存知解

愍愚說

凡學道人百年壽滿坐脫立亡報緣未盡
行道偶失天神擁護如宣律師輩真修持

者尚然况絕學無為者乎余髫年在俗聞禮普陀
朝九子峯者有捨身洋捨身巖之說心竊非之以
為齊東野人之語不足信也脫白後聞在在有之
此真愚夫愚婦之所為聖智之所共愍因於祖山
千丈巖險峻處立愍愚之牆并刻愍愚之說於上
俾學道者人人得正修路云丁未夏又四月二十
有三日天目潛頭陀手

述於開山增浣之後軒

三師說

吾有三師父師母師師師父師身生我眼師
師開我眼母師護我眼父師身示無常此

生我眼者也師師了我生死此開我眼者也母師
勗我證果此護我眼者也三師皆有大因緣使我
悚然省豁然開惻然痛吾何修而得此三善知識
師也噫吾於荆溪磬山開此眼於江上水關忘此

眼於吳興草堂保此眼不知何年得真不負三師
也有客躡而問曰忘矣何用保為曰此非汝所知
也曰保矣更俟何年不負曰此非汝所知也待汝
證果地涅槃與汝共報難報之恩可也雖然父師
母師出離之緣皆賴師師師乎師乎粉骨碎身未
足酬將此身心奉塵刹潛子苦次草述抹四字令
岳子輩重一錄過庶幾隨時見之或令
人時一誦之非僅子才西方公案也

論

明潘之恒天目山論

兩天目祖黃山而表三吳如懸
鑑在上故稱天目或舉江南全

體黃山為首天目為目五湖為腑臟金焦為足語
雖大奇亦頗足據舊志言兩山絕頂俱有池一泓
如天之兩目此學究訓解何所從來即昭明洗眼
池亦出俗諺其池不盈二尺東在廻光庵西在太
子菴各祠昭明具王者冕服張崔兩相翼之皆能
錫福與民者標以雙清莊近似若據此為天目何
鄙如之又西頂有石如青蓮開數東西二頂累石
纍纍亦狀青蓮楞嚴經謂青蓮花目亦在佛面則

寧以此受名猶嫌着相安有他說可易此者也其
兩頂解石如版可謂奇蹟傳會神仙造梁無乃河
漢而淺于鵲橋乎如果上真遊兩峯間呼吸可
通帝座無煩五丁為伐持地為平此可勿論矣

明王士性論地脈盛衰畧

自昔堪輿家皆云天下山

然不言三龍盛衰之故蓋龍神之行以水為斷深
山大谷豈足跡能徧惟問水則知山崑崙據地之
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者一東南支也
其支又於塞外分三支左支環北庭陰山賀蘭入
山西起大行數千里出為鑿巫閭度遼海而止為
北龍中循西蕃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
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脈係大散關左
渭右漢中出為終南太華下秦山起崧高左轉荆
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為中龍右
支出吐番之西下麗江趨雲南遶益貴竹關嶺
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繇武岡出湘江至武陵止又
分其二繇桂林海陽山過九嶷衡山出湘江東趨
匡廬止又分其一過庾嶺度草坪去黃山天目三
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闕止分衢為大盤

山右下括蒼左去為天台四明度海止總為南龍
古今王氣中龍最先發最盛而長北龍次之南龍
向未發自宋南渡始發而久之者宜其少間歇其新
發者其當全涌何疑何以見其然也洪荒方闢伏
羲都陳少昊都曲阜顓頊都牧野周自后稷以來
起岐山豐鎬生周公孔子秦又都關中漢又都之
唐又都之宋又都汴故曰中龍先而久黃帝始起
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後盡發于
塞外獫狁冒頓突厥夷狄之王最後遼金至元而
亦入主中國故曰北龍次之吳越當太伯時猶然
被髮文身楚入春秋尚為夷服孫吳司馬晉六朝
稍稍王建康僅偏安一隅亦無百年之主至宋高
南渡立國百餘年我明太祖方
纔混一故曰南龍方始也云云

辯

明釋圓祿天目三訛辯

夫自有天地即有山川人物

名思義是為訛傳訛則烏可以傳世也嘗惟吾天
目有三焉何者西峯絕頂有鋸石叢叢東巔亦有

仙緣石累纍傳是神仙所解欲駕梁以渡者雖洪
荒之世巨浸稽天奈何秦望猶賒安得神鞭以驅
此耶又傳梁太子科經喪明類以東西池瞭焉因
是山稱兩目莊號雙清殊不知漢永平中天目山
名已函龍藏何俟區區此池為金篋而名所自耶
又傳開山妙和尚初抵張公洞道陵來爭因乞一
袈裟地許之乃展衣向空際則全山盡覆陵以之
去江右尤不知元漢相懸已千載又安得青城之
鬼事耶此皆齊東草野作俑相仍游說無根習言
不察于是罔大人君子而不知其恥也玷名山烈
祖而不知其罪也悲夫萬歷庚子秋客談及此容
去辯之用告諸山中道俗毋展轉傳訛以貽大方
之笑幸甚

明釋大香洗眼池辯

繇雙清莊乾道歷級而陟日昭
明峯幽徑磴砥清流沼漶峯嶺

嶺而蔚彩林歲鬱以迎暉凡一里而近菴名太子
苔花承屨院落無塵八門右折池云洗眼亦云靈
沼相傳金剛經分為三十二分元譯本無始于梁
昭明太子因感喪明後受極果頽東天目泉獲清

左目類西天目泉獲清右目稽古無由荒唐有甚
詳夫天目者兩山峻拔二水圓明如天之有二目
洗眼池者緣茲水湛然澄碧雖若眼有所障亦可
洗滌古人因義命名豈有他哉所謂分經理則不
誣遂致見報事非可驗何則無着大士判一十八
住天親論師釋二十七疑奚眸子之亡恙而異受
之罔聞耶且分科析教不止金剛大藏中如華嚴
般若法華涅槃種種皆然而金剛亦有分十二分
者何獨一入之罹不幸若是意者度妄之設智者
所倡理或近之凡持誦聖言不得破亂教觀推明
妙義不妨諸種融會

清釋超琦臨濟四賓主辯

據位中符公云賓主原有
機用是垂手接人之賓主洞山屬於功勳本分自

機用是垂手接人之賓主洞山屬於功勳本分自
處之賓主在機用與本分自處無涉在本分與垂
手接人無涉果如所說則垂手接人之賓主無本
分者矣本分自處之賓主不可接人者矣位公所
言自處猶言自受用也又謂二老同時唱道互出
手眼互相照應等語其所謂互者以臨濟自受用

則用洞山本分賓主洞山垂手接人則用臨濟機
用賓主故云自處與夫垂手未嘗不各各具之
殊不知臨濟當日在大愚言下徹見黃蘗大機大
用便向大愚肋下還拳黃蘗面門贈掌故真淨頌
云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豈自乖肋下兩拳
明有信不從黃蘗付將來豈大機大用外別有所
謂本分者乎洞山過水觀影所悟之本分是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之偏正宛轉故僧問洞山寒
暑到來時如何山云何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
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煞關黎熱時熱煞關
黎故雪竇頌云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
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階豈正偏宛
轉之本分外別有所謂垂手接人之機用乎位公
智眼不明妄分機用本分二種賓主綱宗落處何
曾夢見其全篇具載
賓主辯別燈錄中

序

天豈無言東壁煥乎龍藏佛皆有許南山綜

厥蓮筌序亦綦重矣矧是揭公詔撰家氏宗

通竝為獅子吼之先聲光明幢之前導也志

序

國朝

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序

昔黃帝訪道於廣成子湯問

高世之士必資其薰習身心以為宰制萬事之本
道於後世凡入帝王之門者功勳邊事尚難其人
何況心性邊事從來宗門古德傳靈山之心燈其
中不少大丈夫而不入帝王之門其帝王之位者
悟宗旨主復少間或浮慕教相淺識小夫輒以崇
尚異端議之而其所尊禮之人多每不足以服世
徒滋疑詢於是黃帝成湯之美事不可復見於後
世我朝之初居東土也風俗淳古實忠實孝直心
直行歷代敬禮
佛天而於僧道並無不問高下一槩尊敬之事與蒙

皇祖

古習尚迥殊我
世祖章皇帝撫有方夏萬機餘暇與玉林琇苾溪
森父子究竟心性之學一時遇合蓋與黃帝成湯
之事無別無二非我朝夙有崇僧之習而然也朕
覽玉林琇父子之書闡揚宗乘之妙旨實能利人
濟世如杲日在空迷雲頓淨如清鐘響夜幻夢旋
消惠當來龍象於無窮婉從上佛祖而不愧用是
採輯校刊傳示後世因念帝王訪道於高世之士
乃古聖之盛軌而自昔世儒每於二氏限量區別
朕不忍將來者終嚮而不為之剖晰也故叙其說
如左至於萬善殿西苑說法併奏對機緣雖載自
骨巖侍香紀畧但皆佛法中事非裝點誇張妄謬
之說亦玉林琇揚日月之光華作人天之眼目處
尚足取者故採編數則敬昭

皇祖

當日之恩遇云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朔日御筆

元

家之與撰高峯大師語錄序

日麗於天無物可比語
其圓曰似盤語其明日

似鏡語其溫曰似火而皆非也禪之悟者無以名
狀或曰似酒醒或曰似病愈或曰似夢覺或曰似
暗地遇明似貧人得寶亦皆非也非語言可及非
算數譬喻可到然則語言能所皆無用乎曰不然
叢林眼目即是鬼神茶飯鬼神茶飯即是叢林眼
目此高峯老子為人之意也居士不曉禪學姑以
已意更說一偈云春後青山雨後村牧童橫筴以
過柴門一聲窈窕東風裏不是愁人不斷魂

幻住老人大覺寺觀音菩薩瑞相序

聖人無體隨念
斯彰念與則諸

聖同參念泯則一真絕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即
觀世音之寶冠瓔珞也以吾確乎不可拔之正念
即觀世音所坐之磐陀巖石也以吾慈悲利濟深
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大海也以吾親近聖
賢參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童子也以吾寬厚
仁慈以恭以敬即觀世音之月蓋長者也以吾
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大悲心即觀世音三十
二應之妙色身也以吾居一切處遇順遇逆了無
畏怯即觀世音十四無畏法也至大四年兩浙運
使瞿公霆發案部郵郡放舟直駕巖下首覩聖像

毫髮不遺即命工造其所觀之像者二一奉之鶴
沙普福院一奉之天目大覺正等禪寺皆公施心
所現之伽藍也復以誠心所現之觀世音歸之得
不宜乎公自述記文一篇以示無窮之信此又非
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嘗囑余序之後五年為延
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文隨大士像置之可
觀樓上復俾
予筆以記之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藁林者皆非苟然

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是皆舍逸趨勞棄
甘就苦至于衝寒冒暑舍恥忍垢惟孜孜播真風
揚道化以振未學為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尊
宿起于一方而波旬之徒往往謗聲四合矧無道
者乎然謗之之聲未及尊宿所聞先入乎輔者之
耳苟非金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遭其惑者余兩
結草廬有明然上人者忘其所惑以相輔及歸家
山主院之三年歲薦饑饉而我二千指宴坐空山
十利之具陳三德之畢備至于望門而來者咸使
之飽飯禪悅要其所自皆上人旬食以輔之也今

余將謝事上人以旬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
彌勒下生復從而輔之誓不入他人行戶也因疑
而問之余豈有道尊宿者哉當此象龍蹴
踏八面昇騰皆期爾以輔之無乃太峻乎

庵事須知序

魯論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相忘于道術斯入世之道尚能易使而相忘矧佛
祖出世之道混彼此齊自他交徹融攝而無間然
者也心存乎道不待禮而自中不俟法而自正矣
又何叢林規矩云乎哉嗟夫八之不軌道也久矣
半千年前已當瓦解百丈起為叢林以救之迨今
不能無弊茲庵居處眾固不效叢林禮法日用又
不可破規裂矩勉置須知一篇列之十門為主伴
交參之標準自成一家之規繩非敢與大方共也
其有真參實究之士攝念于天真未散之前雖終
日作未見其勞終日息未見其佚外忘禮法內空
能所者以是編為贅則吾何敢辭焉目錄一日資
二月進三年規四世範五營辦六家風七名分八
履踐九攝
養十津送

揭傒斯天日中峯和尚廣錄序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十日己亥上御明

仁殿大普慶寺僧臣善達密的理以其師杭州天目山故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臣明本所撰述諸書總題曰天日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因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刺班奉表以聞願視五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所著宗鏡錄宋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制曰可廿有六日乙卯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吉等言昔諸高僧文字語言凡於其教有所裨輔皆得哀萃奏入大藏遂為故事如本起東南以其道為海寓倡德業純備紹隆正傳仁宗皇帝始賜號法慧復加佛慈圓照廣慧之號英宗繼御寵賚恩數一如先朝其道臣等槩不足以知之若其為人則頗聞其畧蓋其所至四眾傾尚悉成寶坊而本未嘗一留目焉顧尋窮山僻絕洲嶼崖巢浪宿草衣木食以自絕其聲光然而德盛而心卑身遜而名隨及已示寂文宗皇帝敕辭臣製碑禮臣定諡諡曰智覺塔曰法雲恩數至矣逮陛下臨御其徒以其著書上塵乙覽參會際遇豈偶然哉宜賜其書一如故事編

入大藏庶無負國家崇尚佛乘之意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號普應國師仍詔臣傒斯序於書之首臣因即其書而窺之見其刊華就實因事明理而其大旨則深惟其教法隆污殊時聲實異致不能自己其言耳故言叢林栽培滋植必與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偷安利養貪欲瞋恚是皆叢林斫伐之斧斤殞穫之霜霰耳故言其教自入中國中更元魏唐宋固嘗禁止衰息而其向上諸祖身經百罹道益昌盛譬之人身視若病然而其脈則不病也今則異此識者得不為之寒心至於推明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無授受參則真參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間煅煉之穩密勘辯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凜凜然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倡激揚則如四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鯨吞龍變不歸於海不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者謹案菩提達磨十一傳至臨濟義元元十七傳至仰山祖欽欽傳天目原妙妙傳今明本妙之居天目坐死關影不出關二十年孤冷峭絕目瞠雲漢見者慄然本給侍左右暑寒一衲草衣不易妙惻然屢令紉浣垢弊不顧也本

雖土木形骸而其相好魁碩偉然一代天人師其侍死關晝日作務夜而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師資之間究詰研窮洞法源底乃始親承記荊由是學者輻湊歸之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臣復考其行錄其大致固已不可彷彿其端倪若其細行則雖大山長谷之間其徒之耄老名德有卒世窮年不能踐其實之萬分之一者然則本之道雖非臣所能測識然即其行以究其言則其為書上肩諸祖並行而不悖陰裨皇圖光贊佛乘其於聖教豈小補哉豈小補哉謹序云

釋大訢悼布衲雍禪師偈序

延祐四年四月七日禪師雍公化于天竺中峯

五日闍維之歛牙齧設利與常所持木櫬諸不燼者為宰堵藏之先是移疾臥天勝院彌月日吾可忘眾耶遽昇歸中峯力疾訓徒戒執事者以事為書十數通與友訣乃怡然委順眾相視愕如也夫人道之貴以誠乎信也自然教流諸夏諸師之言性者罔不極于奧而卒膠于文言莫克自盡及吾祖以直指之訓來使人恢然獲所素有其末也不能無獎而後之宗工又因獎為制故倡彌高而機益峻如三代樸散教化衰而刑禁萃楛之慘用焉命誓之不行而盟會侵伐之例列焉皆一時權宜非得已也然奇變不常縱擒無端而可捕撮其影迹哉今之學者不能自誠以盡性妙徒玩其迹相與師授徒受曰某若為而高而峻某而平實勿學也隳其關鑄鑿其穿穴取其語之近似者摸擬也以為古能不為異而執得夫偽真噫惟于死生之變不亦恬不為異而執得夫偽真噫惟于死生之變不可誣不侯詰而較然矣禪師始居天目之西巘事高峯妙公庀其役至躬春爨樵槩晚嗣其道固知異乎如此者矣潛使瞿公請居大覺寺十餘年以勞眾數逃去眾懷之復稍尋至然不威久則或以慢之亦不屑也居中峯眾益至食不繼則躬乞以給貌瘠黑少容止又語戇寡文人始議以不韻及是皆大愧悔豈徒愧之反譽之也譽不止且悼之矣有得南山悼偈若干首示予予喜其能敦其本亡事乎末可激勸

學者故鼻之序云

釋惟則照堂長老義感集序

余友照堂寂長老至元丁丑三月廿一日卒吳

門之能仁菴其行義感于人人哀之不能已發而為詩若辭散漫于三吳林壑間天台竹居可西堂衰而集之目之曰義感過松江請于余曰詩辭無以見出處授受之詳公與照堂同參天目幸詳之使觀者有所考余曰照堂高昌名族之裔也其宗姻鄉黨之士去故國而布列于大朝都邑者皆達官其族尚佛教好施與又好引援進取以相榮蓋去國已遠見鄉人雖疎亦親故彼氏之為沙門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而照堂一無取焉唯道是嗜凡顯密二宗大聲實之士悉從事之盡其學未厭其志延祐間南來天目扣直指之學於幻住先師日有深造遂眷眷不忍去草衣蒲屨水蘂相持者有年逮先師告寂始北歸諸達官嚮其道爭羅致之然猶兢兢潔已非誠求道者不與語非其人上覽之大悅賜入藏諡先師曰普應國師既間進上覽之其復入天目願守國師之塔以老焉及有疾同居者強其出山就藥遂終於吳門云余所知者止此其他非所詳雖然即是集而求之足以見照堂之素蓄足以見交際之深情又足以見

竹居之尚義凡足以稱於人傳於世激厲乎時輩者盡在是矣又何必他詳哉

明

徐一夔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中峯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未法之弊大機大用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眾受病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為書有曰信心銘闢義解曰楞嚴徵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畧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辨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參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於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高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允之鑲版於杭之南山大普寧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劫板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於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快因

百天目山志卷二序

七

事示理真對症之良藥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警
發而况圓機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
所築也子華謀於其菴之上首智高慧澤二師曰
吾願重刻廣錄以廣流通吾捐已橐為之倡師等
皆唱其道者也慈風被於人者未泯樂助者眾板材
也時和尚之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為序
既具擇日命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
公本所著增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於廣錄入藏
揭文安公曼碩又奉敕為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
公之後縱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
贊嘆安能得其髣髴哉嘗論之言禪不尚文字
其來尚矣要之第一義諦非文字亦莫能以傳譬
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洋而退惡
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語錄者此也夫文
字者舟筏之具也何可廢哉方元室全盛之時崇
尚佛乘前古未有有能續佛慧命大宏法量力尸
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住
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
緣磴躋千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警欬得悟於一

棒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儀
不可得而見矣警欬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其策
勵邈不可得欲幸其應世之蹟見於文字者可以
為究竟之地不然光沉響絕未有不捨正途而趨
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
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乃為大徹嗚
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和尚
雖已化去四眾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
氏有功於心宗
之傳豈小補哉

王觀察在晉重修天目山志序

武林之西偏山川

騁賞心極目以為山水之觀盡是矣此猶夫諦觀
枝葉之繁茂而不尋其根抵游泳波瀾之淼渺而
不溯其淵源庸詎知其為武林之寄筭危峯澄湖靚
壑流峙並鍾淑麗其為兩目之分脈而類如遠臣
註也登西目而湖上兩高三竺嵒嶺可頰如遠臣
納款金塘之下悉受降於摩天之孤柱御霄宮而
矚六合西洽厄水貢之青玉几案若吞若吐茲直
東西巨源浮空之瀟灑耳蓋余嘗陟崔嵬之巔而

發浩然之噴橫襟區域知浙都西山借土木之助
天台雁宕在伯仲之間而天目之嵯峨峻峭洞裕
巖礪如神工鬼斧琢削天成過嶺越嶠目擊佳勝
呼輿僮問之輒不能了乃取志案摩而志甚簡
畧殘蕪登識標題罕如唐宋間名家詩文詞記帙
中不數數見余竊心訝馬遷傳始皇上會稽祭大
禹望于南海時豈不知天目之崢嶸突兀遐落于
東南半壁間且七十二君封土曠乾金簡玉函雲
亭符瑞此無以當萬靈之盼嚮而天下名山五中
國而三夷徼者置天目而不舉則何以故愚乃知
王者在宥明堂玉帛取五方中道以望山川而天
目間關水陸梯航阻厄望而至之輒為虎林山水
所邀致尤物怡人竟無寥廓遠大之志如嚼者之
既飽厭飫精粒而不復加餐惡觀夫浙都奇勝武
林之外有遙落雙懸之天目也近則親而遠則疎
騷壇吟咏過浙都而詩囊一空又奚惟夫志乘之
蕭索可數耶於潛令徐君雅嗜文墨韻致清遠慨
志乘之殘剝名巖之晦溷乃窮蒐典古廣收遺佚
編集成書又請核于仁和喬令君刪芟印正付之
剞劂而乞言于余不佞曰使君曾歷是山而標勝

也夫使君有咏而不能為是山重又何以為是編
重則子聞之名山五百歲而一開開則金玉之精
湧焉於以洩名山之藏而天目之精英韞蓄千百
斯年未有洩也秀色爭妍清致元談並勝五百年
觸景會心絢詞秀色爭妍清致元談並勝五百年
而見寶者今以數千載而呈書華山之金鍾山之
璧珍貴弗與易也二令君急民而不遺所事治事
而兼及其餘聲猷浹于山川政績徵于述作名山
不朽之業以大浙都元遠之觀則吾于二令君有
取焉吾當問之山靈其能假我以游離披汗漫于
東南山水間則是編當層纍而進之以
窮其所不載極其所未有請俟之異日

孫郡牧昌裔修天目山志序

神奇恠誕郭子橫東方曼倩其人詠諸欺世語乃
以余所聞龍門禹穴雁宕天台四明五洩粵之羅
浮蜀之峨嵋楚之衡齊之岱洛之嵩燕晉之大行
五臺各嶽勝區雖游屐未理每一展卷芒鞋刺刺
欲動眉宇間未嘗不雲煙栩栩也至于吾閩山之
勝有武夷水之勝有九鯉夫亦童而習之矣今守

杭杭有西湖六橋三竺列在几席徑山而外東西
 兩天目飛舞而來佳麗鬱蔥瞻睇匪遙治事之暇
 披輿志以元對比于昔人稍游籍用為快西志尚
 近似大備徑山志載禹航稍點定東西目志尚
 多簡畧而西志又劫于火天目既為錢唐祖山龍
 盤鳳矯厥維本原探奇者既各乘之湮而問守土
 余無以應矣因是次第增輯其闕遺寧第樹色山
 光溪流刹影滿目菁華既石骨碑板墮崖臥碣惟
 禽奇藥斗折蛇行苔蘚之所蒙叢鬼物狐羣之所
 宮窟畸人散木之流變洗呵殿鼓靈鼉駕霓旌飛
 心非非顏反之流變洗呵殿鼓靈鼉駕霓旌飛
 石署書顏額坐桐着句躡長庚眉山之逸蹤縮率
 更南宮之極筆收拾且盡山水固奇夫亦有因之
 而愈奇者子橫曼倩而在其所稱述應作何觀于
 秋臭味設者有與同定當把臂入林則臥游于一
 之嵐篁葑渚間領蒼斐澹渺之意不直子一人之
 為快也而守土
 之責知免矣

宋外翰奎光志序

西天目志刻梨方新而鶴汀李公
 以高峯中峯諸祖語錄未備復命

光採輯而重刻之與雙徑合藏于徑山適有客過
 余曰徑山此之清涼補陀詳載諸法語宜也若天
 目則粵之羅浮關西之終南耳即二三高衲偶托
 于此亦自有專行語錄在奚取于上堂小參而蔓
 其說云嗟夫陳壽志三國亦第紀其鼎分犄角之
 事足矣而人列之傳者何志亦原妙本義猶魏之
 人則不得詳其事呂諸人之有則凡在山所說之
 有管邴吳蜀之方畧與執事之條奏有不得垂
 法譬之秉鈞之憲章者烏得謂蔓而裁之客唯唯
 之以示一代之憲章者烏得謂蔓而裁之客唯唯
 光亦以復于鶴汀公嘆曰善兩目雙徑今而後
 有信史矣知我罪我子姑聽之于刻之竣也遂次
 其語書之簡末
 以告同志云

喬雲將天目志成呈徐明府詩序

夫鉛刀不與膏影
 爭鋸馬不與黃

鳳祥麟白眉先喆牛溲馬勃青眼後生分璧潛州
 已最書屏之業探奇禹穴雅意名山之藏因天目
 之雄峯成公餘之新志涔蹄末學謬分編簡之榮

琬琰宏詞不類巴渝之響聊抒短什奉和雄篇

釋殊宏重鉞高峯大師語錄序

始余乍閱內典得經論并古今雜著共數帙中有大師語驚喜受如闢逢炬至於今猶然蓋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師者直似純鋼鑄就一回展讀一回激發人意氣俾踴躍淬礪志倦雖悟處深元不敢以凡臆測窺而但覺其直截根源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偉哉堂堂乎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獨恨大藏未收坊刻尚少快於胸中者三十年迺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而蓮社行人有相顧耳語者謂予旋轉萬流指歸淨土奈何復殷勤稱贊是編意者念阿彌陀佛不疑及看萬法歸一耶遂洵有搖動嗟乎但了念佛是誰不必問一歸何處茲有人焉知生我是父又自疑身從何來聞者寧不絕倒古尊宿云如人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諸仁者方便門多歸元路一期願勿以狐疑玩愒歲時便應直往疾趨為到家計既到

釋明方活埋社言志序

往閱高峯錄至掩死關處畏其骨幾欲退還及遊天目登千丈崖屐酸不敢上謁中峯活埋菴讀紫柏大師所題云自古名高累不輕飲牛終是上流清吾師未死先埋却更向巢由頂上行因愛二老之風并愛其山得一絕險居之二易寒暑以侍師歸江南初沾法乳卽叱余遠遊復適楚久之忽聞師訃奔喪歸與田園二兄言舊聚行脚事深慨道法零落有意續活埋之燈見余同志卽欲結影忍香雪未深遂意得更入層巒共我一坑埋却比余有天台之興偶得香柏峯頗寂故駐錫遲之今處已定志已决侶已集田兄囑余叙活埋之約余謂活埋何約第恐久長難得人耳略請各言其志以見終老之懷不同志者不得入社他時或有岐路龍天忍後不禁者不惟永絕交遊

黃端伯天目山志序

天目越之鎮山也堂堂氣象壁立虛空雄者為王雌者為霸而尤異者則為神僧山主賓公乃雲棲高弟也神通遊戲萬物贊揚嘗從十指尖頭現無量眼光明赫

赫照耀乾坤若聖若凡若人若物無不影現大圓
鏡中一日擎天目山入黃公眼睛裏莊嚴殊勝
歷現前纔歛目時寂然不見然後嘆上人已證幻
解脫門也山王如來曠青蓮目還有人點出眼睛
麼三寸瞳人吹叫子
一聲驚破萬重雲

吳太沖西天目山志序

當聖教既湮而世無正人以
高靜嚴肅之氣開天下蒙穉
則人士其何仰矣吾聞之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
嶽則名山者正人之位也古之人行其道則利在
天下皆沒也教澤衍於後世日晶月明山高水深
皆足見當日氣象若乃淵靜無為合符太極鼓其
蜿蜒旁薄之勢以開都會走風氣雲霓雷霆奔命
其下獨巍然凝然俯以馭萬象亘古不動則觀衆
山者必於其宗舍雜霸而尊王抑羣英而趨聖亦
猶是登東山斯小魯登泰山斯小天下吾夫子猶
然而况散焉者吾嘗神遊終南泰華之間無因破
蓬艾以往時仰觀太空洗滌塵壒天目固吾浙東
山之宗也屬於吾郡自禹航而上其勢漸高則禹
航即天目山之足也樵夫牧豎幾以為吾東家邱

薦紳遇吾地者或以有所事而不暇問名人勝士
之遊覽又輒為西湖所媚其欲每易饜不復有凌
厲仰征之意於是天目雖勝絕洞天高寒廖廓猿
啼虎嘯石解松欹猶是高峰師弟臨崖瞑悟時車
馬之塵囂詩題之躡踏似有所禁曾不能溷立玉
之上况其巔乎殆古人之善保混沌德全而不耀
者也心海禪師茲山產也智慮惟深遊四海垂
老倦歸復傍山居焉將以擔承三祖宏闡靜音淡
洽之暇憫舊志之蕪穢無以稱盛德備典故悉按
其平昔所探詮次之為西天目志山之名非師
之刊盡俗念妙證無漏不足以其形容師之淵
澄非山之廓焉邃古元接杳冥不足以抒其神理
如閬風之披霧又如靈泉之漱石豈非播之通都
立見雲雨傳之海外即禦災祥者乎昔有云不識
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故仲尼有猶龍之
嘆而子貢有不知之論師可為一再轉語否山靈
有知當為師響答也噫嘻人世忽起忽伏方有方
無如野馬塵埃何定之有即如蘇子所稱龍飛鳳
舞萃于臨安彼所不知者異代而已豈謂身歿未
幾而斯地即為翠華之至止哉又歌終舞歇不能

一曠蕭寂如故今昔相視感慨因之詎知感慨還
同戲幻讀斯志者能無敬慕心歛容攝氣如對造
物無我無人如坐懸崖遺塔豁悟無生斯時不許
但作達觀乃覺此聳入青真者有俯接培塿意所
謂婉孌旁薄一綿絛瓜颺耳吾聞名山之下必時
產君子焉鍾坤輿之厚而扶乾軸是則師表章之
功也已崇禎甲戌春
仲錢唐吳太冲撰

清

金之俊客問評註序

自古開天持世之聖人如堯舜

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人心之大機大用非下
劣凡夫所可以尋常意識卜度測量也我
皇上天治法堯舜學宗周孔孜孜日不暇給
天縱濬哲猶旁通竺典深契無上妙義凡可以用之
覺迷回邪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無不目寓神淡輒
隨時拈出直欲盡人而為之提撕振醒焉一日
講幄咨詢之暇覽及玉林禪師客問一帙嘉其言之
有合于道可以為士大夫之藥石併可以為緇素

勅

羣流之錯錘爰付梓匠以廣其傳而

設為問答機緣大約以學道一事鞭策士大夫而
直指士大夫種種礙道習氣能令通身汗下又以
七諦當逼拶學道人而喚起學道者節節須知痛
癢管教欲罷不能洵哉士大夫亟救痼疾之良藥
一切學道人打斷命根之毒錘也我
皇上憐憫士大夫多汨沒于名利愛欲纏擾于客氣
私心迷却自性莫知警省故未能有恥且格又憐
憫一切學道緇素人等真妄無分道業莫辨如沒
頭墮在萬丈洪波中不知自怕沉溺又誰為竭力
提持是以聊借客問數語作痛棒熱喝使讀是編
者其或憬然而返或矍然而起庶幾其大夢忽醒
回頭是听胥一世而睹自性體咸登正覺乎嗚呼

此

皇上之所以刊布客問也即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

導人心大機大用之一毫端也臣愚且老愧未能
睿旨敷宣奧義姑就蠡測所及妄加詮註謹拜手稽
首而為之序云

順治十有六年孟夏日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臣金之俊謹序

曹本榮工夫說序

我皇上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學冠百王道隆三代虞廷執中之傳孔門一貫之旨下逮立誠居敬之說致之窮理之言既細夫道之兼收亦源流之洞晰固優一乘窮直指於五宗探西來於二桂芻蕘必採遊衍御前問道發明向上爰及工夫乃於講筵之暇出其說以示臣本榮兼命臣為序臣讀而嘆曰嗚呼自古帝王堯仁舜孝雖端拱而無為商質周文必緝熙而敬躋我皇上新又新猶眷眷於此者豈非以內聖外王學雖見乎行事窮神知化理必極於從心非寂是乎然聞之教外別傳不立文事非語言造非寂是乎然聞之教外別傳不立文事非語言造皇上與人為善之心聞

皇上大道為公之意可謂千古一時矣若夫善惡不思發歸未發豁然貫通其理一揆離即離非凡聖不立悟即不無猶落第二則工夫之說無非欲人造於無工夫地耳蓋以去聖時遙人多乾慧寶所由還如爭鬪快龍舟雖舊矣龍可云學道先須識悟方始休豈虛語哉豈虛語哉臣知識顛愚學業荒淺何幸躬逢聖化時值昌期聞所未聞似叩兩端之竭見其所見已超三藏之先謹奉綸音用書篇首永垂寶篋以渡津梁云爾

釋通琇不退禪師語錄序 此予報恩學徒中真叅實

切真實者也諸方久欽其名必思睹其實諸知交刻其語錄公世即入之古尊宿錄中當無辯也所謂廉頗相如至今凜凜有生氣不其然乎

吳涵形山和尚語錄序 嘗聞開闢以來有經世之大法焉有醒世之大權焉自義

軒唐虞以迄昭代帝王卿相禮樂文章雖沿革不一而其修道之教不外一中之傳其要歸於使人率性以還其天命之初本來自然無一入焉識之此做所謂天而真體教外之別傳西來之大意不少林壁觀默示真體教外之別傳西來之大意不梁唐以功於迦文而併有補以王道之不及也顧自妙不可言喻迨其後也惟臨濟一宗為最盛蓋其直指人心大機大用直令追章琢句之徒無所置喙即三藏十二部亦幾視為故紙宜其子孫之寢明而寢昌也天目形翁大和尚者以江右名家早棄塵凡頓證淨果得法於臨濟三十二世圓照慈翁禪師苕溪森和尚溯淵源白二十二世幻有傳和尚以及三世天隱修和尚修傳三十一世貫通心傳符契初住清隱繼住圓照後住善慶現住天目說法三十餘載所輯語錄若干卷予讀而嘆息曰是其渡世之津梁乎夫去聖時遙知解者多見性者少顧天之高地下萬物散殊而在天一元之運在人未發之體則固同條而其貫也善哉大

慧之言曰天命之性清淨法身是也率性之道圓滿報身是也修道之教千百億化身是也今形翁和尚本心得為悲智凡其示眾機緣以及諸語句權實照用靡不兼該非語言造非寂默通二途不涉一中現前謂非行其權於醒世之中而大有神於經世之法也耶余素喜與通宗達士遊然寥窳宇宙作者無幾苟得朝夕與居相與於無相與之天而一念萬年也不其幸矣夫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總憲學士語溪吳桶敬題

彭尺木居士聞學禪師語錄序伯牙學琴於成連三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齋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汨沒山林杳冥仰天嘆曰先生將移我情遂援琴而歌作水仙之操吾不知伯牙既遇子春一彈再鼓宮商迭奏其所得又當何如然而世未有傳焉者不可得而測也予之訪道於世有年矣久乃獲遇香山老人老人為玉林國師五世孫繼席祖庭激揚大事

已而退隱江陰往來吳門予幸得侍瓶錫每逢提唱身心蕩然獲大快樂老人曲垂方便提唱之暇時誘進以文字今錄中詩偈一卷大半為予而發其前六卷首主天目示眾語機緣拈頌次之老人既示寂嗣法會公道公等彙為一編刊板行世予亦與校讐之役竊自念鈍根薄植不能向老人言下薦取重煩老人入泥入水刺刺不休良可愧恨頃者屏息世故一心淨業冀於此生少有證入庶使老人未後提持不為虛棄他日蓮花池上與老人覲面時向老人索開示不知老人又如何下語也老人諱實定聞學其字晚居江陰香山寺故號香山老人云乾隆四十三年夏五月菩薩優婆塞戒弟子彭際清謹序

釋實證道謙和尚行脚銘提唱序

天目道和尚於乾隆元年與恬菴同在西湖聖因親近先師澹老人時門風孤峻家法森嚴非請方久住真叅實究者概不收錄如恬菴年已望七蒙先師留住職任禪堂司水惟和尚年輕人不介意當日維那不肯送單老人曰不要欺

他又曰有些古怪費老人多少唇舌方得進堂恬菴共住年半至明年解夏歸蜀中途被人騙去住院子虛度韶光廿七年今主羅浮悟菴聞和尚出世遠來叅請及至寺中和尚去江右省母矣真可謂至人難遇觀其山門寥落人所不堪而和尚宴然自適果然古怪信知曩者老人語不妄發飯罷入丈室問侍者曰和尚有何言句者出行脚銘示余正爬着恬菴癢處遂命挑燈三復斯銘如據華堂高揮大抹如臨大敵託跡無踪如龍攪海不立悟門如虎祭物剗除見地立證人心冷似冰常樂我淨寂光之真境高懸慧命微如線地水火風無盡之祖燈真個了事實係尊貴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津濟四生梯航九有翌旦臨行謂院主及侍者曰虛空有盡此銘無窮幸勿私之和尚回來速請付梓以公同學院主復煮茗焚香殷勤懇留曰和尚行道未久茲山土曠人稀因見可在外趕飯本分事全不知落處是以和尚打開布袋撒底布施古云一唱三和今見可似扁擔自信不及焉能取信於人乞師代下一語或評唱一篇以益覆却待和尚同時令梓則將來大眾同餐法味矣

恬菴曰諾但予氣血衰矣精神不足指鹿為馬喚鐘作甕况於師銘未能望涯涘管窺蠡測敢云評唱今憐子之誠不辭鄙拙聊贅數語以開元關巖頭云若論戰也各各立在轉處須知一片虛凝猶為細作七事隨身方堪入室若是無繩自縛但問他讀行脚銘否不惟洞徹本分即是發明向上人行履處也光前裕後源遠流長偈曰打開懷抱共商量課子何曾別有方嚼飯不知牙齒痛孺乾無乳餒酥香乾隆乙酉花朝羅浮恬菴同叅弟實證謹書時年九十有三

顧光梵音和尚語錄序

禪門語錄述作如林大要以方便多門大要以空假中三觀之亦盡之矣光嘗於三元三要君臣賓主九帶十智之屬一以天台止觀法通無不一以貫之者若但以長言廣喻作機鋒戲論無不河漢斯言又豈知從上諸祖真語實語如語不詐語不異語耶雖然但以語頭論語頭不以行履論語頭也夫但以語頭論語頭則一切語頭皆成話墮禪源梵音禪師居西天目八年操作行篤實其開堂問答及室中垂示不雕飾系

姚獅峻極和尚語錄序

曼衍叅學者或以文采少之豈知師之親切為人直以行履作話頭者固非土簋塵羹盜竊前言以欺人耳目也西天目山水幽奇風氣清古自高峯以至今玉林國師代出高僧師同時道謙諸老元風禪藻著於大江南北而師獨以本色修行主席多年嗣其後者號稱極盛今語錄中所載僧問如何是絕有無句師震威一喝光闍至此直得三日耳聾况當日親承擊叩者更何如也門人際源哀其前後法語共為三卷并行實一首錄以示光光於諸老少有因緣故為標其行解之首錄以告後之閱師語錄者乾隆四十有八年十月小雪前五日紫陽道人顧光謹序

西天目山志卷七序

至道無繁言至教不廢言聖人垂六經以明道而教萬世

而未及見也今之座主為體公自少秉沙門教貞固渾樸壯即參名山一衲一瓢往返萬里晏如也於峻公和尚為嗣法徒及領寺眾檢得公上堂小叅諸錄將梓以傳祇林乞余弁其首余根性頑鈍於六經尚不能成誦不其明其義而意日以昏行日以隳又烏能窺測內典參妙明圓覺之旨哉然余稔知體公之生平落髮後即歸葬其親是孝可風也其弟足述也克敦孝弟而推之以明心見性即是其大雄氏宗旨矣要皆得於其師者正也其師所得猶是禪門緒綸信口拈來而以因人利導闡揚象教以斯途戒自欺求自歎用力久而豁然貫通即釋即儒斯語錄之利益眾用者非淺淺耳故欣然序而歸之

黃軒峻極禪師語錄序

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量妙義隨機利鈍分為頓漸滅度後弟子阿難陀以大智慧結集為修多羅藏暨諸尊者各闡化源

而教與禪分焉以教名者有毘尼秘密章句惟識宗旨中觀論華嚴法界觀由是南山有行防非止惡之宗金剛智有瑜伽微妙密之宗慈恩有賢首有一念圓融具德之宗今惟天台慈恩賢首為盛自達磨悲學佛人纏蔽於法乃揭教外別傳之旨見性成佛而禪宗以起行而為臨濟馮仰雲門法眼曹洞凡五宗法眼再傳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當石晉開運中亡雲門曹洞僅延一綫惟臨濟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至今稱盛焉嘗試論之教禪雖分於佛則一昔維摩詰與諸菩薩論不二法門諸菩薩各說不一之義文殊師利明其無可說為得不二矣維摩詰獨默然無言文殊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是眞入不二法門矣夫無有文字語矣又何妨有文字語言諸菩薩與維摩詰固一而二而一者也峻極禪師夙根佛性年十六嘗剝股療母病十二薙染得記薊於天目松溪老人前後三主禪源寺法席宏振宗風道俗景附蓋自臨濟十八傳而至高峯妙妙十四傳而至玉林琇琇五傳而至

師其本源也今相國韓城王公撰增銘言之蓋詳
 嗣法體公復彙刊上堂小叅諸語錄屬叙于余余
 讀之茫洋恣肆莫可端倪其寓言耶其重言耶其
 厄言耶莊周曰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言則齊又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其謂斯耶其謂斯耶如余又將何言哉以為無可
 言則水流行花開皆作佛事矣以為有可言則暮鼓
 晨鐘聽猶不聞矣體公何以教之因其屬遂書以
 序為

吳樹虛有于禪師語錄序

三界內外空不空盡之空
 不空無為有為攝之空不
 空無為有為皆是法界故法界語譬之于射隨意隨
 法凡文聲句聲無一而非法語譬之于射隨意隨
 手而發矢必有其所著之處即名之為中人或
 不許其中謂非其所命中之的也無一非佛法人
 或不許其善法謂非佛祖所印之法也無一非法
 語人或不為許可謂非當機所契之語也是以前
 師爛漫說于前後師泛濫說于後許者半別者半
 復有費唇舌筆墨為之料揀為之出楔何哉謂他

所命中之的此際所命中之的也非表奪或非奪與
 博觀諸師語錄遮或非遮表或重述而不為奪與
 或非與雖創語而不可為矜奇雖重述而不為奪與
 疑者自疑疑契者自契可以了然可以兩忘天華有
 于和尚肩荷法擔有年樹虛杜門絕跡故未得一
 觀毫相已丑之冬嗣法巨公刻師語錄如于卷既
 成而請叙于余所刻亦未獲一諷夫未覲一面而
 信其為真出世人所較于日相親近未識面者似
 為過之未覲一語而信其語之是佛祖所印可較
 于展帙讀竟未能得其旨者亦為過之如擬射于
 羿其所命中之人皆知其貫的不必覲其彎弓持
 滿知示的之處而後知之也遮或非遮表或非表
 奪或非奪與之處而後知之也遮或非遮表或非表
 祖所印之人可以了然疑者自疑契者自契可以
 兩忘

歸依三寶人吳樹虛和南撰序

顧光巨源禪師語錄序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
 枯無句有句世間禪和子頭

出頭沒欲於句子邊覓出路豈知這箇如千尺崖
 如萬丈潭如沒底船如無縫塔任爾千靈百利私

意卜度不過墮光影門頭到水落石出時一場磨
羅無有是處天華巨老和上於衆人頭出頭沒時
恰摸着關捩子平生老婆心切到處爲人不於句
子邊作生雲門餅信手拈來趙州茶和盤拓出
於天華諸祖既已撞破天目道場隨分應緣香銷燭
亦皆一坑埋却兩攝天目等隨時掌錄凡若干則
燼時上一句半句門人任遠喜闕諸家語錄以根鈍
其爲上卷幼苦病魔喜闕諸家語錄以根鈍
故無所悟入遊宦廿年晚乃得親近和上今日讀其
遺言半句者機緣淺薄和上又早化去今日讀其
撮起卜度一悲泣不借把和上一句半句蹈得着和上
脚跡便可就路還家如以爲天華眼目在是則和
上常寂光中棒頭具在打汝三十決不二十九下
也噴乾隆四十有七年長至日
晚甘居士顧光和南

題跋

室利白椎頭陀微笑跋豈瞠乎後耶蓋諸古

錐金剛眼不寄諸口光示以手澤又何從點

出之志跋

元

釋行端題趙學士書中峯和尚鐘銘

昔拘留孫佛於

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其中可容十斛有化如來隨
日出沒明宜秘演或聞不聞教典至今傳焉古杭
爲第一都會天目西頂比邱志彰治青銅萬觔而成一
又高出天目西頂比邱志彰治青銅萬觔而成一
鐘簾于寺巖之後岡其化如來霜朝月夕常爲吳
浙夢境衆生作大佛事將使聲塵所至登正法樓
悟無生忍臻自覺聖智之妙殊勳勝烈非獨不在
拘留孫下幻住之記子昂之書亦將與此鐘音啗
磨也

釋明本跋天目禮禪師墨跡

天目和尚七歲時攜籃
侍母採桑次母戲之曰

攜籃者誰豁爾開悟今觀其饒侍僧省母有施為
動靜憑誰力之句大似螟蛉之子瘞而逢螺贏祝
之曰類我類我烏乎多
見伊不自知其醜也

釋無愠跋高峯大師通仰山書吾宗從上以來授受

弓劈箭豈容擬議耶高峯初見雪巖于北礪塔纔
問訊便打不妨露出向上爪牙又于天寧一問一
答至於無理可伸處正好與勦絕命根使其作箇
灑灑落落漢當時不合放過反為露布葛藤致使
坐在死關中無出身之年也今觀此書歷叙得失
告之于師自有不可得而已者豈得以常情淺識
而測之嘗聞雪巖住仰山時因事到枕寓于靈隱
高峯已立死關不復出山僧反命故雪巖有擔版
漢之語余謂設使高峯聞命翻然出山相見必有
三日耳聾之禍既被他把定雪巖計無所施惟道
個擔版漢亦喪車後藥囊耳雖然且道雪巖此語
是肯伊不肯伊有授
受無授受試甄別看

趙孟頫跋手書中峯和尚懷淨土詩右懷淨土詩者

作也詩凡一百八首取素珠之一周也予嘗為書
其全橐矣茲特采其要者再為書之閱羣生之迷
途道佛境之極樂
及其成功一也

釋元長跋無門和尚語無門和尚未後句子分付與

死也有者便道無門死時無菴尚未
死如何說得作同條耶咄非汝境界

跋中峯和尚示興講主語明月之珠非寶也語言

人耳老幻住道德爛若日星一語落叢林人皆以
為寶敬觀垂示雲南興雲谷之語不過一期方便
佛法興道業成未是未生前事滅佛法壞道業未
生前面目將親見之雖然二者皆不可不寶也

跋中峯和尚示久藏主語曹溪一滴水渴殺淹煞

個來老幻住喻道如湧泉說道理則不無倒岳傾
湫則未在不見僧問趙州古礪寒泉時如何云苦

飲者如何云死均禪人你道趙州道個死是殺人耶活人耶

題趙子昂贊幻住和尚真

韓侍郎之於大顛裴相國之於黃蘗趙學士之

於幻住咸謂師資會遇名相若道相若非宗門中爪可為古今人標格殊不知正是一盲引眾盲滅却我千聖不傳底頂額一著

釋惟則跋幻住和尚法語三則

延祐己未秋幻住師迫於藩王之命引起

一路葛藤余與愚谷俱在聽列越五年師沒聽者如失棲之鳥隨風西東今又十三年存者無幾矣忽思谷訪余九峯間相見如隔世閱是軸如夢語故述一偈似寓所感云幻師開口示心肝流落藪林作語看我亦當時會錯會至今聞着鼻頭酸

從古以來被個禪字惱殺天下宗師走殺天下學者未透者被禪礙已透者被禪縛近來禪社不古宗師學者相逢未嘗蹉口道着及觀幻住老人之偈有云門前剩得一堆禪此語是褒耶是貶耶謙

禪人既寶之且請自道一句看

老幻住三則沒人情話一如塗毒鼓一如吹毛劍一如養由基箭鼓聲中掩耳劍刃上翻身箭鋒頭

啣鐵總是衲僧餘事就中別有一機却難迴避且道是那機樹頭飛起揚州鶴

釋大訢題中峯和尚語

中峯之道如太虛空雖以百寶五彩裝飾之而不加麗或

翳之以塵全積之以糞穢而不加汗當時高麗王盡誠咨叩之至親示法要不過形容太虛之體而烏得其朕哉今愚谷首座令人書其語是又教人以尺量虛空只益自疲耳吾意愚谷久參中峯以其所得難以語人將託此以塞人所請而資談柄也

釋智及跋中峯和尚蓮華唵卷

普應國師中峯和尚說法如雲如雨蓮華

唵一篇豈亦懷淨國之遊而作也趙魏公因而畫之為圖馮待制又從而大書特書合成一卷可謂三絕矣京口張天民獲之於烽塵頑洞之際不翅夜光明月謂是天目幻住舊所藏者即歸之幻住

照用菴為傳家之券張亦有德者歟噫中峯為東南大善知識據師子巖作師子吼垂三十年氣吞佛祖道重王臣如趙魏公馮待制皆儒林巨擘往來叅扣咸稱弟子蓋欲咨決大事因緣碎塵勞窟宅拔生死根株豈吟咏云乎哉然達人大觀遊戲翰墨無非佛事用菴為中峯直下的孫得此寶諸宜矣倘能振轉面皮伸出毛手付諸丙丁則老和尚大寂定中必為破顏一笑

釋世愚跋中峯和尚與茂禪人法語世尊拈花達磨一花智門荷花

幻住覺花並皆芬披榮茂未審那個是青那個是黃那個是紅那個是白若也辨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其或未然疑心生暗鬼病眼見空花

明

釋宗泐題中峯和尚帖後幻住老人肆口而說肆筆而書如風行水面自然成

紋天鼓妙音自然敷奏亦何嘗有一點去不盡底礙于胸臆之間哉我今觀與圓鏡首座帖非惟理

趣超邁其于人事亦甚周至燕坐天目峯頭受王公貴人望風下拜四海龍象投誠趨附者豈非以能曲徇時宜致耶一源法師以此帖見示漫題數語于後是猶為蛇添足也

釋洪恩跋幻住和尚墨蹟嘗讀七佛付法偈則知佛祖授受之際多明罪福性

空身心如幻返顯罪福不空善惡是實盡成住相布施有為功用耳是以圓覺經明即起諸幻以除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眾可謂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矣中峯和尚向此悟入成就空花佛事凡所棲跡皆以幻住名之欲人知非唯造惡起善為幻而動靜語默無非幻也是以永嘉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靜語默無非幻也是以永嘉云大千沙界好收遺跡不泯幻住之風按括此卷洞聞乘公為裝潢之予以戊戌十月三日與二三子愛白雲紅樹腰包頂笠步月山徑至雙清莊堂師出此見示為題數語

釋南堂欲題幻住贈潘王十偈懶殘方出芋魁無暇為天使收涕趙州危

坐一室莫知二王在前千載之下俾沙門失其所
守汲汲於公卿長者之門烏知兩翁不動聲色卒
能致宗門於九鼎之重哉今觀幻住之於潘王庶
無愧古人耳十偈之作各有深旨語溪壽上人求
余著語時當初夏槐陰晝清一展玩間不
覺獅子巖壁立萬仞巖然起立卷而還之

釋杲菴莊跋中峯和尚墨蹟

莫非揭示生佛已前一段奇特大事今觀所與阿
塔輪夫人法語以無礙辯才發明法華奧旨可謂
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雖然若約衲僧門下猶欠勤
絕在悟藏主寶此遺墨且道予作如是語話畢竟
意在甚
麼處

宋奎光志跋

嘗謂天目徑山皆古杭名山也無論列
寶即名流高衲翰墨往來與詩句倡和亦莫不回
向祖庭宣敷妙義絕非尋常月露之篇一時寄興
之語抑嘗伏而思之高皇帝闢乾坤于再造常稱
佛氏之教幽贊皇綱成祖靖難櫛沐而亦稱佛氏

宏深廣大包含萬有神宗御宇四十八年號稱極
治而留心大藏即今二祖一宗御製詔勅及頒賜
藏經炳耀山谷與日月爭輝非偶然也人而有不
奉祖宗之教者則謂之不肖我儕世出世間孰非
聖祖神宗之遺祖宗奉之若彼其隆重而後人顧
肩越視之不但千佛難度將皇王在天之靈實吐
弃之矣光無所知識草草輯錄註漏是懼而僅以
供遊覽之興則懼抑滋大故為著其說如此明眼
君子諒不以
余言為過

釋大香天目志跋

自身處以及數百里內山川而言
錢塘一衣帶也黃山震澤非不巖嶽騰峭限於南
畿一輿幅也若為龍璘眩目窟窺弢雲挾飛瓊以
鳳翥噴鳴玉以鯨奔亭亭然獨貫吾西湖者其惟
西天目山乎彼西湖之嫵媚字以淡粧濃抹直宜
冥受孰得而誰何之癡兒痴女情死情生油壁青
驄鮮侵靜者誠為兩目雙徑之一大外護也然而
形勝必假文以重文亦假形以奇遐陬絕
微目豔神馳相與日月並流而無既者又往夫囊

括之何如耳所以台宥有志黃山有紀震澤有編
西湖兼有志餘獨天目一書所出輓近徒為明光
負版之裁寧免靈物埋塵之救潛陽三學谿子六
和生於斯長於斯搜剔於斯者二十餘白汗擯隨
旌蠹魚旁獵學窮線策功富筭藤是故稽古之詳
悉標境之淵博集賢之縣遠雅頌之風灑乎美而
浥也兼摻欽哉之諭得者之機吁此心為何心耶
其禪宗之繡虎平山史之董狐哉嚮晤陶山涉獵
元圃游遊禹邑縱轡華林擬梓方冊用歸大藏滙
異流於溟渤徙嘉樹於豫章所承輔教之功不在
結集之下豈惟騁篇章末伎而云哉
甲戌仲冬至日文字禪大香書於閒林光孝禪寺

清

釋通琇書禹門幻和尚詩後

五峯雲頂古文殊盡日
跣跌總笑余半點苦寒

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此禹門師翁臺山下居
詩也詩翁證處穩密超脫故微言淡語中煞有吼
意琇生也晚何
幸目聽洪音

題新報恩涪長老語

透脫向上者發言吐氣自與
尋常不同如此方可自利方

可利人所謂見過佛祖方與佛祖齊肩
天目平生不妄語也已酉菊亭手題

跋陳尊宿讚

雲門臨濟一龍一夔嗣存叅運皆公
使之鼓林米頰眾不滿百僉一典客

覺有難色卽袖手去古寺閒房織履養母自合其
光欽其遺風秋滿鬚髮唯不少貶是真宏法有陳
尊宿不可無石門此贊今人屈曲人間圖熱鬧為
宏法者真乎否耶久假而不歸莫知其非也哀哉

釋百癡元題中峯和尚與大覺長老書後

泰定叟以
中峯之命

迭尸大覺而不欲師一山亦可謂苟徇世諦昧其
所錄來矣若非中峯至公至正至嚴至明力却之
善諭之其不為顛倒而慍受者幾希而今世滯俗
薄何止奉金請拂以院易嗣究竟源混脉衰終身
無受用處徒然貽笑千古也此書關係法門甚鉅
凡我匡徒領眾者各宜鏤心銘骨勿令輕淺禪流
謬蹈
覆轍

錢榮峻極和尚語錄跋

峻極禪師主西天目禪源寺

月輯語錄二卷將付梓屬余為跋然曰峻公之語
乎未喻所謂也及讀十無為頌恍然曰峻公之語
如風過簫有觸即發不可思議欲以文字求之得
乎因束書不觀靜證此心了無一物益恍然於有
意索之不若無心遇之也夫無心遇之又奚病不
解其語哉即以不解解之可矣昔生公說法石為
點頭石固了無思議也世未有無思議而頓悟者
亦未有無思議而不能頓悟者即生公說法可參
也今際月亟欲闡揚師教果解乎不解乎抑
亦以不解解乎余鈍人也還以質之際月

李本峻極和上語錄跋

右峻翁和尚語錄二卷嗣法

茹葷年十六母病篤剗股以救不效即悟無常二
十有二辭父兄薙髮徧參知識間一旋里必視父
兄惟謹凡三主天目一主五峯其三主天目也寺
有匪僧滋擾師處以至公格以至誠山門克振是
能遵宣聖訓闡被宗風者本與弟果少孤實藉慈
庇爰捐資襄其成至如禪機闢開莫可端倪固不

能妄置
一象云

箴

蘊古所規曰大寶敬宗所納曰丹辰斯人臣

以格君者唯天目國師所著祛三毒薰三學

蓋自警以警人者其為要也至矣志箴

普應國師幻住菴貪瞋癡箴并序

一迷根乎自心縱

合而為癡良由迷無自性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
故曰貪曰嗔曰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以砒
霜鴆酒為毒而以此為毒者以其喪壞法身淪溺
慧命也今三有界中眾若充滿無有一物不本乎
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淫業四面紛合卒莫之避
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洞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
之之貪以求道返其抑之之嗔以治心轉其合之
之痴以利人資長法化則貪嗔痴果何物耶乃為

西天目... 箴曰惟貪如海... 迷則來心悟則去... 母勞指注如手... 掌分放開捏聚

戒定慧箴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 失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

異名也聖人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 今雜華法界象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定慧

而守之悟理未盡功勳者執其存之迹隨念出現其有... 其超然寂照圓明之戶未定其可也慧以失妙欲望

不辨哉乃為箴曰由戒而定即定以慧三法互融... 鼻功用兩忘動靜一致

如走盤珠不可思議 夫非禪而坐而禪禪即坐之異

幻住菴坐禪箴并序 惟坐而坐而禪禪即坐之異

名坐乃禪之別稱蓋一念不動為坐萬法歸源為... 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

豈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不即四威儀也... 營至理不存元字脚有明死生不即四威儀也

須打坐孤硬春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 昏沉十載打塵勞險絕祖關俱透過坐而兩箇

外馳摩視擦禪空勞疲釘椿搖消白日心空及... 第知何時不坐而志還切寸懷鯁鯁難教警說

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覺流鮮血如是坐如三... 不勞直指與單傳寬着肚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

十年如是指身心沉懶惰禪即坐坐即破拍盲志氣... 無轉移肯把身心沉懶惰禪即坐坐即破拍盲志氣

是二俱棄捐話頭一個把教定休將識鑿并情穿... 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今日明朝只如此若是真

誠大丈夫一踏直教親到底坐禪不怕坐得多百... 歲光陰一剎那老翁喫乳如大海為要掃空生死

魔坐禪豈可為容易莫把聰明遮智慧千七百則... 爛葛藤何將心求解會坐到坐忘禪亦空吐辭

西天目山志 卷七
凌滅少林宗只箇渾身也枯却未得口開心已通
有志坐禪須與麼若不如斯成懣懣更拌性命也
嫌遲大事因緣非小可擬將此
作坐禪箴不特自欺還謗我

論曰山川建置皆有成毀與人之死生無以異焉
其間動靜之殊致哀樂之神情而文章之變化無
窮也孫公作賦天台藉以崇輝屈子著騷南嶽因
之生色故巖巒之秀人物之奇若非才人韻士操
觚染翰爲之寫照傳神何能發其闕奧之旨哉今
茲樂而動者有七曰尺牘曰說曰論曰辯曰箴曰
序曰政皆所以酬其生者也人世情文之事不外
於此矣顧儒人之尺牘傷於頌勇人之尺牘傷於

訕異人之尺牘則傷於高且誕求一言之幾於道
不可得孰若與山僧林叟通訊家常亦有雅致而
况復深及性命之際乎至若論未覈乎神理辯未
釐乎物情序不逮卜商箴不如弦韋於戲而書疏
相通辯博相傾以爲人生差足樂者安知樂是苦
因豈不大可哀乎以道眼觀之山澤出雲而慘澹
草木當霽而欣榮豈有定哉

西天目祖山志卷七終

西天目祖山志卷之八

三學院苾芻廣賓纂輯

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

祭文

祭世間禮佛事出世間禮以此則真俗互融
我法蓋兼之矣孰曰苦空哉志祭文附佛事

聖清憲皇帝御祭玉林國師文 文入四卷御書

元釋中峯祭師子院鹿巖初禪師 三十年前無上大菩提道變

為毒藥設為陷穽我師兄嘗中其毒親陷其險是
故三十年後浸漬既久因地發生毒處愈毒險處
愈險使人望風斫額骨毛為之凜然正當今日即
毒即險與無上菩提大道昭然混合纖毫不間則

西天目祖山志 卷八
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免首尾俱露某義同手足敢不效顰於是乎點一杯茶燒一炷香換手搥胸連聲叫苦苦若有懷莫伸酸淚如雨

祭元鑑首座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踰一

所望兮非吾無照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離合兮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其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其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有間其毫釐我聞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聞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薰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祭大覺定叟泰長老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奉衆命來主

蓮華峯本居門外止宿草菴謂道可交乎方三見黃落而公遽引無生一曲於大寂定門本遠望寢幃不自知而泣下謂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可以語言通尤不可以毫楮盡森羅萬象咸爲點頭白雪半甌赤心千丈謂交與忘則贅矣公其鑒諸

義斷崖祭幻住和尚

先師門戶壁立千仞惟我與兄剛犯嚴峻劄脚死關翻身白刃

妙契元同兄呼弟應自是以來東西奔命我職化權兄持正令三二十年家聲始振奈何委而棄之獨乘化以歸乎盡宗風既寒祖燈將燼願兄既去而復來爲法道同扶於未運母厭難度之衆生堅坐不起於那伽大定

則天如祭天目幻住和尚

濟北陰涼大樹歷世久矣向衰至老雪而復盛盛二

傳而至師師秉大用應變隨宜化聲八達雷霆風馳念予所出同本異支棄家忘返五載於茲巖巖天目既高且危石枯松老嵐蒸霧炊嘗自謂孤雲野雀何天不飛清水白米何處無之何不舍是而

他適乃復守荒寒而自怡師即凹凸示之坦夷以
瞬揚為棒喝以譚笑為鉞錐為人切處知者自知
如反攻之藥如變局之碁屈強兵於不戰起絕命
於懸絲去歲壬戌多士來歸拔余首眾駭且疑
授黑氈之三尺警龍象以鞭笞尚賴護纏枝之弱
羽亦猶試反躑之後猊師忽余棄余將孰依惟忍
死以承命誓潛行而密施奈有言責勢不獲辭鼓
喉舌於賤翰代多士吐哀而訴悲貌太虛之妍醜
酌滄海之盈虧知師者誰知余者誰倘
不任力行以圖報縱眼枯腸斷兮何裨

又先師將殯之夕率眾法眷歌此再祭三十年間

聲震動乎大千餘音一夜變為哭大地草木同悽
然秋空蕭蕭下黃葉巖泉瑟瑟聲嗚咽我之哀兮
無奈何寒猿叫落千峰月山蒼蒼兮水泱泱堂
面目何曾藏酸心酸淚忍不得看水看山成斷腸
天台南岳師莫住夜摩觀史師莫留
茫茫苦海風濤惡眾生日夜懷慈舟
江湖祭悟菴菩薩宗綱墜兮魔說熾然嗥狐狸於
象藪舞繡鱗於龍淵吳包楚笠

水際山巔佳士耻齊芋之濫吹諸方喜陳榻之高
懸惟師秉天目之鉗斧乃大開宿覺以延賢其分
衛也以之為丹陽負米之具其思濟也以之為華
亭載月之船既息我勞復安我禪何禪棲之未穩
倏化跡之云遷悲夫盛衰有數聚散隨緣今吾率
雲水而奠別主賓如驛舍之離筵雲焉水焉聽吾
所遇而休焉

佛事

高峯為志光居士火以火炬打圓相云姑蘇水天目

回首處依稀
髣髴似人間

又明山都管火以火荳打圓相云遮裏見得便見

天目峯頭波浪起不然擲下
火炬云家家門前火把子

中峯為拈高麗金書法華經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
無人能到今日因甚麼

却在幻住手中於斯薦得便見大海之東大海之
西大海之南大海之北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其
未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又大覺謙西堂入塔徹骨窮來三十年每於佛祖結生冤巨靈捏碎虛空骨大

用塵塵總現前恭惟某人師子巖前叅得一句蓮

華峯頂似空合空蓮華峯頂悟得一機師子巖前

如鏡照鏡這邊那邊應用不缺千頃萬頃遇緣即

宗粘却水火珠放下打草扇到這裏盡十方世界

是金剛正體且道不出不入一句作麼生舉揚鏡馬

入亦無礙且道不入不入一句作麼生舉揚鏡馬

衝開青石門玉雞啄破黃金殼

天如為報恩定長老中路轉骨道吾遷塔就石霜知子莫若父報恩移骨

歸天目家富小兒嬌雖然一種恩情爭奈兩家機

軸撫骨云若不是定動衲僧狹路相逢放伊不過

玉林為箬庵和尚入塔憶自壬申秋七月迄今丙申之秋與吾兄同事先師稱法

門弟兄二十有四年于茲矣論道辯德時形喜怒

不知者以為弟兄不相得殊不知祖師門下客同

條生不同條死未許承虛者接嘴昔日兄索弟序

語錄未能序題南礪未能題今日吾兄茶毘入塔

諸後事却相罵猶恨年來罵稍慳

為豫章齊聞樨茗城嚴蔚宗二居士訃聞設饗

各在天一方訃音同日至江西老文學遜世無愧

悔訓子與若孫溫飽有餘味忘年著草鞋究竟歸

宿地壽考預知終自利亦他利吳興明孝要善繼

賢父祖有才不大展跼蹄甘茶苦山居省人事慶

弔素不舉一杯天目泉清梵滿

雲塢佛法作人情二公笑起舞

美發為洪老師封龕黃梅夜半傳衣少室分皮分髓

大棒打不同頭脊梁硬如鏡檝撒

手浩歌歸去來蟪蛄吞却巫山月

晦石為南谷和尚訃至設供道行海內譽播鼓林迴

緇溪既倒之波瀾起石

祭文

磬懸絲之慧命師子巖前雷轟電激大雄峯頂展翅摩雲今則化緣既畢曲唱還鄉捏碎虛空無縫鑄一輪明月散秋江

形山和尚入塔 契圓炤秘旨開西峯生面一著當陽機如掣電而今坐斷六門機北

澹如為毓青後堂火 昔年與麼來生死兩干懷今朝與麼去生死無本據無本據木

松溪為克復首座奠茶 持大綱於將頽之際挺身獨不亂者是吾兄生平心忠言直故公正無私人皆仰羨嗚呼燻篋迭奏何期先我長往痛哉傷哉聊伸香茗惟冀速來此公案

聞學為伴愚禪人火 古之別今之別秋水秋山何清絕即此身離此身分明舉似沒

峻極為聞學和尚入塔 塔樣尖尖增影團團人天瞻仰亘古流傳者是聞兄最後佛事汝等諸人還知落處麼安骨云個中元妙義另有好風光

巨源為見可知藏火 執炬云者點火種子父母未生始得照天照地去也遂投炬

文遠為鏡中和尚火 托出峯前月踏翻水底天全身垂示處光明燦大千

贊
六方交嘆二土互揚尚矣于是彌天塵奕世
燈此則青蓮舌吐廣長之音彼則五鳳樓揮
刻畫之手孰云點染太虛而無嚮往之思乎

志讚

釋原妙自贊二首

鼻無兩竅眼露雙睛十分無面目

閒籍沒向白雲千峯之上特地掀騰坐斷死關幸

自惡聲難掩那更被伊描邈轉見可憐生呵呵三

十年後寧無

中大仰毒奮師子威平生負重病舉世無良醫向

釋明本高峯和尚讚二首

雙髻六龍鬚九一十八年

惡聲萬里猶奔走既陷險機親遭毒手一回見面

驀上心恩怨難教自分割斷崖義首座請

天目三千丈難方高峯之高地獄十八重莫比死

關之險我會親近十餘年不願頻將圖畫展

斷崖禪師贊二首 石裂崖崩奪龐老子鈴情忘義斷

行今 抹將阿爺門戶豎拄橫撐這邊那邊了無羈絆問

禪問道不近人情大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

失脚踏斷懸崖逢人更不安排取性入真入俗一

任神猜鬼猜掉臂獨行時拖拽不住狹路相逢處

推拓不開虛空拔得無

根樹要向蟭螟眼上栽

布衲雍禪師贊 湖東山湖西水面目儼存真機不

萬里玻瓈誰道匪家 倚蓮華峯突兀半天桂子堂腥臊

珍沉沉法海深無底 兀爾忘緣面皮厚三尺鼻孔

自贊四首 繩床枯坐兀爾忘緣面皮厚三尺鼻孔

鬼神推不出佛祖謾加鞭幸爾師同天目山年同

大海水鄉同西浙路道同金剛圈就中一點不同

處愧我未

曾參得禪 幻不可寫可寫非幻惟幻既非復云何贊金鷄濯

不於這裏覓中峯

展開圖畫沒教看
幻住菴不記幾年
天目山三千餘丈
畫得像鼻孔

搭唇邊畫不像眉
毛橫眼上萬人海
裏化機行真
珠撒出紫羅帳頭
陀苦行合如斯
狹路相逢肯多

讓逢人便與麼展
開要教他識取
描不成畫不就

底無面目中
峯大和尚
天目山心未忘
幻住菴話誰領
要識渠儂行藏
良馬不待鞭影

釋元長高峯中峯并自像

師翁死死關面
活活句而活却
天下

下人所以天下人
仰之如口月聽之
如雷霆無明

小厮兒死關不死
活句不活其敢
侍坐磐陀石上

怪亂天下人耶咄
也
中峯和尚讚
道大德備喧天
震地大小大國
師未

不飛波騰四海夫
是
之謂臨濟第十九
世

中峯和尚與自同懺

無孔鐵鎚上牢
漆桶一擔擔
來頭輕尾重只
要有人能賣

弄誰云兩
箇多無用

惟則高峯大師贊

黃金眼睛生鏡
面三尺竹篋如
掣電坐斷高峯
立死關為人都

道無方便有方便
于聞不如一見

釋又斷崖禪師贊

最初一機撞破
縵天網末後一
着

天目頂
浪滔天

中峯和尚贊

這老漢無榜樣
主張大幻法門
滅却

山居水居影響那
容近傍以絕言
之演說喧

轟白晝之雷霆住
無住之位而獨
尊奔走諸方之

龍象際遇聖天子
稱為普應國
師引得大地人
隨處燒香供養

釋行端斷崖禪師讚

天目之白雲不
白天目之青山
不青只者是渠
真面目莫聽斷

崖流水聲

中峯和尚贊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言無舌而充塞乎五湖四海名無翼而軒翥乎九有八荒其廓徹也似佛頭陀契機雪峯之籌室其痛快也如忠道者悟旨佛眼之磨坊由是四十年不與森羅萬象同一敷揚斯所以鍾普明一門之秀聯慧朗三世之芳也

釋大訢斷崖禪師讚

短衣勃率寒涕垂頤不纏凡聖牽動須彌大地平沉處處空粉碎時非語非默不落斷崖之句或噴或喜全施陷虎之機三千里外有知已大唐國裏無禪師

中峯和尚贊二首

叢林以五山稱雄師則力辭其聘未習以言說相尚師則示之實證力採時弊掃空禪病疏萬派以同源會三宗於一鏡解使臨濟白拈莫辯蹤繇破蕩高峯活句

更無少剩然假物者歸其主殺人者負其命氣類相感土梟破鏡毫髮無差一印印定繪之五彩錦覆深窅我作贊詞虛空安柄

有妙喜之波瀾而不住凌霄峯有圓悟之福慧而不對延和殿然萬衲趨風豈止千七百之繞圍金襴兩賜寵逾中使之召見正躄絕偏圓虛空無背面月影春容處處同留與人間作方便

明釋德然高峯大師贊

生羈死關入易出難千古萬古西天目山

獅子寺請贊自像

有口若啞有耳若聾佛法不會世法不通握條棒打兩敲風瞞雙目滯寂沉空且無巨靈手擘大華之峯豈布漫天網張蟪蛄之蟲三十年枯坐船子釣灘之東如何起得西峯已墜之宗

宋濂高峯大師贊

目光凝定爍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釋清茂中峯和尚贊

道契聖上名落天下以此贊中峯中峰謂吾罵滿肚無明通身

擔版以此罵中峯中峯謂吾贊也不罵也不贊從渠天目山中孤峯頂上破生死牢關出塵勞妄想顯無師智自然智瀉九江三峽之倒流用劈箭機陷虎機走四海五湖之龍象鐘之應聲谷之答響夫是之謂堅久住山能巨佛祖百世之光幻住和尚

釋德清幻住和尚贊

踞天目之高峯透空中之鐵壁破佛祖之重關小刹塵之知識

示如幻之身心展那伽之定力打碎衆生生死窠縱是相逢無處覓

釋廣印高峯和尚贊

雙髻六年龍須九謾把一塵微細剖珊瑚枕子墮床頭驚起須彌顛倒走噴也

彌顛倒走噴也是外揚家醜

釋廣來死關贊

若云頭陀有死關大地衆生未嘗活若云頭陀無死關錯疑晦夜亡明月

獼猴一箇假惺惺尸蟲八萬皆成佛泥午入海撞須彌舜若多神鼻為缺咄

釋南堂欲題高峯中峯千巖三祖同幃

目視雲霄心空佛祖不出

死關全是活路獅巖吞却伏龍山夜半日輪高卓午

釋呆菴莊高峯大師贊

天目山中立死關話頭從此落人間青松樹下磐陀石凜

凜高風孰可攀

幻住和尚贊

幻住菴居老作家頂門眼正辯龍蛇看他開口為人處嚼碎虛空不吐查

松隱禪師贊

松筠標格玉雪精神德尊緇衲名重縉紳大用全彰也澄潭印月真機普

應也枯木回春等慈及物隨處接人獅子巖前拋鐵網華亭江上捉麒麟

釋圓悟高峯大師贊

頭髮鬢鬆面貌側令人只見半邊鼻不知那半邊他自識不識

憨石憨石莫顛頂自伸自手摸始得咄憨石禪人請

斷崖和尚贊

這狀阿誰雪巖之孫高峯之徒中峯之兄卓然天目若影若空遠續臨濟

之風眼空四海佛祖不容千巖坐斷粉碎鴻濛身
心宇宙鼻舌俱通了無所了宗無所宗證何三昧
有神化工諸祖莫及雲深
難窮斷崖斷崖吾謂汝從

釋圓信高峯和尚贊

大師居西天目師子巖壁立千

滿天下雙髻六載龍鬚九年未嘗一日若倦以枕
子墮地打破生死鬼窟壽算五十八歲涅槃於死
關全身金塔可謂鐵成金骨刀斧斫不入面孔舍
利無數光現髮根千載之下更有何人像得我師
我師真我師也非稱呼之師也影子在此且道高
峰主人公在何處道道
龍鬚脫皮換骨向雙髻峯頂呵佛罵祖六年敗關
倒轉旗鎗直入深深天目獅子巖中冷冰冰一十
八載滯貨方纔得價若斷崖之與中峯更無得意
於先師且道還有人麼臨崖看澗眼特地一場愁
清釋通秀天隱和尚贊
潛磬谷并汾苦寒遷報恩揚
雲入磨房之機印證小厮兒誰是普化震臺
山之鐸浴流不止問如何見過於師許嗣他

釋道忞高峯大師贊

萬里血戰空拳破壘眉毛鏘裏

爐韞下惡鉗鎚排達磨不是祖陀諸佛陷泥犁斷
岸無路天階去梯拔地千尋崑壁立西峯高壓五
低山

中峯和尚贊

兩開新篁敲屋頭春色寒景掃萬里

飛埃處處喧傳古佛心荷擔如來河目嵌海口
馬頰頰魚腮生鍊蒺藜當面擲琉璃陀墜繞身栽

釋行涓玉林國師贊

秋晚之時機侷黃蘗用並楊岐

活膏肓必死之疾續慧命九鼎之絲未開隻眼者
使本分錯鎚已徹法源者示末後重疑慣用白雲
入磨房勤五祖之機不肖會中此毒至今怨
入骨髓一擊牢關俱粉碎下載清風付與誰
自題二首
汾陽門庭孤峻東山家法森嚴西峯道
期與從上齊肩他年正法眼藏滅向者晴驢邊
晦石琦徒請

者漢一生擔版痴憨好似深山頑石兩處勘驗衲
僧全無向上巴鼻不是備伺顛頂便是認梨作橘
兄呼雲門趙州弟喚德山臨濟恁麼出世為人
知仁義禮智祇可活埋在獅子巖前無陰陽地上
直待彌勒下生方與盡大地情與無情同一鼻孔
出氣阿呵呵囉囉哩不出浮玉峯頭常在靈祐寺
裏 靈祐源長老請

釋超琦美發和尚贊

魚龍我不貴隨例授衣授拂為之燒香子嗣無暇擇
師執侍師翁二十餘載透末後句悟逸格禪有東
山昭覺仰嶠師巖從上列祖之遺蹤唵龍吟雲起
虎嘯風從如今恩怨馮誰雪萬古千秋起此宗
南谷和尚贊 蕩然如春穆然如秋狂瀾砥柱法海
意兮頑石點頭一瓣梅檀 露兮衲僧罔措指揮如
堪供養兒孫千古仰徽猷
自贊 念一歲於茲脫白四十九才方繼席如今甲
子已周圓言行乖違仍似昔道伊會得佛法

戒定慧毫沒些些道伊不會佛法外道波旬俱辟
易託賴祖翁遺蔭却去破家散宅驢不是兮馬不
成凡聖從來俱不識搏將五
彩畫虚空留與鼓林為軌則

釋明永美發和尚贊

佛祖真機露兮奔走象龍自西峯
而至金輪峰起狂瀾於石磬正宗

晦石和尚贊

兩眼青青口裏無舌料揀殊途孤狼
腦裂續慧命一絲之危懸剔殘燈長
夜之欲滅三十年來重開千萬古之生面二六時
中力振大覺七諦當之遺業聖凡窠曰盡掀翻佛
祖冤讎曾共結我亦親遭
毒手來恩怨難教自分說

自贊

兜搜面孔眉橫眼上或喜或瞋無背無向有
時大洋海底盡教枯有時天目山頭齊起浪
本寺住持五六年外揚家醜百千狀似這般沒意
智底阿師只宜埋向糞掃堆頭如何也受人天供
養

釋實定晦石和尚贊

者個老凍臙青天箬帽大佛法未夢見一肩要擔荷處世少謙

光惡聲久流布謾罵當慈悲脫空為床座慣說別人非曾勿省已過坐夏念七年糠粃和米簸沒與

作渠脚下孫敗關重重須指破柏子香燒海日紅請轉法輪再拽磨

自贊三首 瞎禿無狀見者膽喪一味敲磕虛空說法何曾諦當花香鳥語浪指為古佛真

心屎臭蠅飛盡道出如來寶藏三身四智一抹便休五蓋六纏熾然提唱豈是傳濟宗三十五世嫡

孫天目山頭禪源寺裏鳥大和尚庭羸面孔蹊曉肚腸任情玩法賣狗懸羊賺人生

陷鏡圍上刀山揀劍樹游灰河而獨邁諸方不比尋常孟

八郎

者厮不上天堂便入地獄漢語胡言那堪齒錄描來鼻孔像些些肘臂依然向外曲且留下莫生憎

他年或有相逢背指面嘲作禮焚香都盧是渠眷屬

釋實鑑自題

觀汝形貌無好嘴臉驗爾佛法全無半汝瞎驢邊且掛壁上

釋際海自贊

者個阿師做模打樣道是西峯主人又似天華和尚慣捺水上葫蘆那悟自家

寶藏將無作有隨波逐浪本分一著何曾諦當

釋際月自贊

鍼劄不入匙挑不上如此嘴臉那堪圖狀瞎驢滅却正眼道是法門宗匠不知

若個被渠瞞地

北天南消供養

銘

聖賢勒之器秦漢勒之山較相去何遠哉嗣是有揭之精舍局之夜臺又樹之翠堵者金石雖殊其所以誌不忘同也志銘

亡名氏天目山銘

列岳霞表羣峰霧裏
翠滴峯巒名不可紀

宋安鼎天目三潭銘

天目三潭神物勿潛
其應如響渠江安鼎
甫蒞尉事

躬求斯信乃為銘辭曰二氣委形卑高奠址子育
萬眾各尸弗以凝魂融液神宅龍淵典司茲土佐
理昆然巨鎮駢峙承天兩目降觀診災電掃雲撲
有冽涂闢派山之幽飛瀑三澗卷綠搖秋陽驕陰
替邦人靡祀我挹其波用成百穀於顯
勻惠麗澤鵬溟昭以信辭永肅巖局

元家之巽高峯大師塏銘

夫子之道不憤悻則不啓
發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

精進道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棲林巢草衣木
食死灰墻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為一大事耳後之
真能為大事者于萬人一人高峯是已師名原妙
吳江徐氏子母夢癯僧而婉幼嗜跌坐稍長從嘉
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
立死限學禪脇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叅生從
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飲令叅狗子無佛性且問
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見雙徑五祖真贊疑始泮從欽南明欽申前問
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拂袖徑
出翌旦欽又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舐熱油鑊自
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復從欽
雪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免以事掩
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
夢中如何云作得主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
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囑云從今不責汝學佛學
法只饑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際主人翁竟
何在師益警省咸宿丙寅冬入龍鬚山臥薪飯松
風塵日博誓欲一着子明白粵五載中夜推枕墮
地有聲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絕數日人謂師已矣
雪霽宴坐如初甲戌遷武康雙髻峯德祐丙子春
大兵至師絕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戶履紛至已
卯春避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丈許
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為鐺併日一食洞
梯山以升弟子罕面其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
示眾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
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不守毘尼弗契即拒戶不
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弗契即拒戶不納會欽

寄竹篔簹拂子法語辨香拈出道價日隆遠方異域
問道踵接運副鶴沙瞿君靈發敬慕師一見機契
即捨田莊為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堅俾其徒以
田別建一刹食卜蓮華距巖可十里許請於官扁
曰大覺禪寺以祖雍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
師忽書二真軸以祖雍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
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
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知落處者麼良久
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別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
不出死關鐵蛇鑽八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
申奉遺命全歸死關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二日
生壽五十八騰四十三弟子百人受戒請益者萬
數遠近奔赴燃香臂頂勤哭填咽師清明枯淡篤
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內心無喘
外息諸緣欣然自得為人所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
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勤
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
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
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證明得差別
智方解勘辨殺活機用峻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

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目未嘗觀師行解真賞名
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曰古佛善知識也
余弱冠從無準翁游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囑以
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高峯
屹立祖孫一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高峯
地枕一聲元關劃開宇宙斬新萬法歸一山夜澄
熱油一旬大地起舞西峯死局餘三十齡雲包雪
笠朋來於門一絲不掛萬勿如壁近不可迫遠不
可即斷衲子命了佛祖心手扶重雲霽月千
林鏡蛇八海虛空百碎我作銘詩無在不在

元虞集斷崖和尚檜銘

磨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於大鑑中土時至緣熟達
並立枝葉扶疎戶庭雖分惟一不臨濟一宗大
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最明著者自來
幾將千載宏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來
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
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
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
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

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菴以來相繼者
密菴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
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
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千數皆其法
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
能活據其正合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
顧能及之者蓋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從
行於世者不無其人至于實證實悟正眼洞徹從
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湯
氏父大宥母張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
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血六歲始能言但
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懽無所知姿貌巍然
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
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
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爾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各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師以巖
之死關為童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
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耶師即刻盡以散諸人
乃令提萬法歸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
日峯為僧舉牛過牕櫺語師聞之忽生疑叅究不

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
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墜
有省即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
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不覺隕身崖下懸崖壁
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師
已出牛山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
也通曰汝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
之西禪庵自誓曰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端直堅
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
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呈
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自此不
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上堂云我布縵天
大網打鳥羅龍不會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蟻
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
個什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復曰盡大地
子為衆舉揚詞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
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叅
峯次峰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
叅者愧之幾有命若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賣
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周

測其意越五年還山峯云大有人道僞拖泥帶水
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
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游禪林頽然居下版
孤峭巖峻不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
雷諸方宿衲莫不驚嘆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
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爭相
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師若不聞
亦未嘗受請立僧而威尊之日義首座云中峯本
公大揚高峯之道恒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
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衲雍公見地明白提
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太定三年師勉狗衆請歸
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衆學之衆輻
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
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
摘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作
偈頌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
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爾還委悉
歷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乙未詣法雲塔
西指空地曰更好立個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
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

師去師曰爾走馬也趁我不及翌日跣趺而化世
壽七十二僧曠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於師
子巖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砰兩射白晝晦冥葬
之日雪華續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
戀聲撼山谷初本公示寂會葬齊次師笑謂衆曰
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
年七月文宗皇帝問師道行有詔命宣政使賁香
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某月中書平
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
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矣
前任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
以嘗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
年番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
緣悟繇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嘗與師
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
欲再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
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
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僧將往問之故
爲之銘銘曰傳法正宗臨濟最宏汾陽慈明楊岐
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

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之師巖峯之巔
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莖草金身說法熾
然無當我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鐘朝夕龍象
關一天游燕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
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月朗中天

元虞集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塢銘

巖高峯妙禪師居

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眾矣得
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為童兒
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
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警期必得乃已及入死
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
勤苦諮訪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閱而不
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干江一源奔注放
策勵世推以為大辯焉高峯將散化權遂書真贊
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肯兒
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房

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辨見或問曰信心
銘開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花五葉集復著金
剛般若卷別錄十卷盛傳於世仁宗皇帝聞而聘
語錄十卷製金紋伽黎衣賜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
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璋嘗
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
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律受
護持必刺牙室利游方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
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
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閻
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
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
受師踰嶺絕江渡淮泝汶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
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
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
見者贊嘆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
出神光燭天其上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

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
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
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
毀犯律儀者演毘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
道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
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叅
究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
耳爾然為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
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
歲生錢唐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
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
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
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岡之上
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
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帖睦耳召臣集至
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諡與塔名而汝集為之銘俾
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學識依
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叅學以險怪奇語
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結貴達為緣據

位為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宏闡
元猷痛斥禪病以抹末法其高識遠見淳德實行
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諡曰智覺
禪師塔曰法雲銘曰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
喻著無上義達磨之東憂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
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
子巖巖置死為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依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
言昏蒙錮深挾提孔艱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
醫王為出一手熒砭塗摩擣爵鍊烹紛然百為因
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
悲願深宏智覺所悖受職度人鬱平法雲法雲彌
天有陰斯溥協於
皇風永填終古

明宋濂千巖禪師塔銘

天目巖巖中設死關豈無來
者望門而還言言智覺仗劬
深入師子長號百獸咸驚伊誰嗣之惟千巖師彼
碩者子爰契我機杖錫行雲遜藏空谷明珠自護
不受人觸世雖不聞靈蛇先知矯首聽法為說三
歸我將辭名文彩或露足踏飛濤一夕東渡龍峯

鬱環如青蓮華我棲其間指樹為家兆之所形孰
曰無象有來炁恍且饒且餉化被草莽為梵王宮
金銀流離絢爛太空四方風動無不稽首師我檀
度願垂攝受羣聾正酣書夜沉冥法音方震萬耳
皆驚璨璨珠璣噴落人世神鬼莫窺天龍交衛有
寵自天錫予便蕃金衣寶薰耀於祇園外護之嚴
罔敢干合慧照之宗於斯為盛乘化而逝人天慕
哀妙相如如初無去來既無去來何有增減太史
勒銘以昭元範

清王熙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塔銘

世祖皇帝聖德顯道彰于遐邇深仁厚澤洽于幽明妙
命訪僧伽之行解圓證者與論向上宗旨於時有大禪
師奉
詔入京曰玉林琇公蓋天隱磬山之子而臨濟三十
氏父芳母繆氏皆與般若有大因緣師之生也母

夢大士携童子自牖入寤而生命墮地敏悟夙成
能語輒誦佛號坐常跏趺十五閱語錄參誰字疑
情大發寢食俱廢晝夜徬徨室中因觸翻溺器有
省遂蟬蛻萬緣決意究竟大事時磬山修禪師方
宏化荆谿爐鞴正赤師直造其席依止受具戒為
侍者進則決疑請益立雪不移退則冥默疑神危
坐達旦必欲見道乃已一日于一口吸盡西江水
下瞥見馬祖用處不覺身心慶快曰佛法落吾手
矣自此遇勘辨發語縱橫自如當機不讓無何辭
歸省母磬山密囑徵信曰善自護持勿輕洩也師
既歸江陰益韜晦日放曠雲水間偶乘月汎小舟
舉頭頓忘迷悟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急就證天
隱于武康之報恩叩擊之次迎刃不割至寂案而
出隱知其透關嘆曰此吾宗獅子兒也隱示寂遺
命合師主法席師不從避之凌霄峯絕頂時天龍
業已推出雖欲埋名煙壑而眾莫之許師不得已
起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繞者萬指莫不露被
化雨隨根沃潤而去丙戌過大雄樂其山川幽寂
就荒煙蔓草葺茅為屋有終焉之志然聲光外流
逐羶者益眾期年復成蔽席是時天童方唱道東

南其機鋒迅利諸方無能抗者惟師以法門猶子
後先角立應機接物如疾雷破山龍泉出匣非真
實證悟者不能窺其縱奪之妙以故年甚少出世
最早而握機行令卷舒自由聞者莫不欽服焉順

世祖 治戊戌 詔師已亥春師應

命上於 詔赴闕見

師曰端拱無善殿不時臨訪道要一日問如何用工
于上下又問孔顏樂處師云憂心悄悄

命皇情 大悅

特賜 號曰大覺禪師名香法衣之錫殆無虛日尋以母
未葬懇乞還山 詔許之出內府金錢助之襄事

命于京師阜成門外慈壽寺為千五百僧說菩薩大戒
詔至京禮遇九渥進號大覺普濟能仁國師至臘月

又 命作工夫說刊行之次年

欽命 世祖 命 遺官護送其寵榮稠疊近代無與同者師雖遭祭
孤雲無所留礙會於潛天目師子正宗禪師無以舉
揚宗風人順天少京兆岵瞻戴君謂非師徒聞風
奔赴堂序殆不能容于頽垣敗壁中一彈指間金
輝碧明樓殿上插雲際而未嘗見其舊林亦未嘗
權之請師勉強一赴然旋思歸老舊林亦未嘗
久畱也天性至孝十二歲即喪父得法後別構州
堂于報恩之側奉母居之躬進飲饌母歿斷食禪
定者七日行不離殯次者三年先是師之度振
陵翁與雲棲大戒深味禪悅臨終染衣自度謂
師兄弟不讀書即當出家母氏亦受磬山記薊晚
年離俗依師得悟世號為大慈孝友陳睦州大慧
杲之風豈非契經所謂五因緣中真友者耶晚
慈心益切不憚跋涉之勞意將窮搜泉石接引縛

禪物外而不與塵世接者嘗歎曰趙州八十行脚
彼何人哉乙卯春遂屏給侍飄然常往因觸熱渡
江止於淮安清江浦之慈雲菴浴跌坐說偈而
逝時康熙乙卯八月十日也壽六十有二臘四十
三弟子奉龕歸天目全身塔于東陽菴後師凡六
坐道場七會說法解結發覆妙具善巧雖沉迷重
障一遭鉗錘胃索無不斷絕焦芽小草一蒙既灌
身心無不潤得法弟子二十餘人皆能傳燈續
命接物分輝者也師廣顙平頂大耳面白玉
色目光炯炯射人冥坐如臨大眾故見者不威而
攝一苦行僧私財即織細供養亦不輕受嘗過青
縣有苦行僧負斗麪設供隨舟行者數日師憐其
誠為說法要即揮之使去終不納也每檀施至輒
教以持歸放曠生同於攝受雖紫衣之寵服
用不及恒僧既悟格之禪復教人兼修淨業五
會弟子從師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得度者至
不可算數皆謂師從彼世界應化來此方云余昔
侍從雷掣電之機雖老叅宿衲固知所措既而閉關習

丙廷

靜龍象萃處一室而戶外不聞人聲至於廣廈細
旃從容

九重

詔對語巧意圓窮極實際能助
不發一言其善慧深厚如此是以緇素四眾罔不
傾心馴至名德上聞于

天寵

龍光赫奕則師豈非乘風世願輪隨助
聖人敷揚大化者乎謂之優曇鉢華千年一現良不誣
也銘曰西來妙旨五燈分繼震動鏗絢厥惟臨濟

金輪

御歷佛日中天兜率親升演說般若光燭大千聲
施九野應機而出乘願以來心光丙發樓閣門開
西江一月吸劈面全體布袋打失凡情盡死扁舟夜
沉水月明融直入無見燦破虛空六坐道場大施
政令凡聖皈依天龍恭敬顯號榮名自

天之

振飛祖庭生色寶臺珠網彈指立成隨順世間何
經何營蘊廬終宿曳杖江口起滅空幻我尚不有
坐脫淮上游戲自如死生者誰隱現在吾六十二

年悄然無事居士勒名僅有半字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
康熙乙丑仲夏
三級宛平王熙薰沐拜撰

清戴京曾大覺國師塔銘

昔釋尊於靈山會上以正
法眼藏密付飲光二十七

傳而至達磨是為東土初祖十一傳而至臨濟濟
以全機大用宏闡宗猷故兒孫卓犖代不乏人逮
乎明季其道寢微笑巖寶公起而振之寶得幻有
傳傳得天隱修得師為嫡裔也師諱通瑋號玉
林毘陵蓉城八族姓楊世業儒父馥母繆氏祖父
積德求嗣母夢白衣大士捧童子自牖送入遂有
娠師生數歲不語方語即能隨祖母課佛年十二
而孤十五閱古尊宿語錄知參誰字話頭十九畏
世濁惡力究誰字一久打翻溺器有省遂往荆溪
禮磬山天隱和尚薙染執侍丈室一日聞舉一口
吸盡西江水話豁然大悟隱以再來人稱之年二
十一辭往江上省親特蒙記莛有蓋天蓋地僧中
龍他年必起臨濟宗之句師即掩關江上不與世
接一夕乘月坐小舟頓忘迷悟破關詣武康報恩

世祖

見隱不禮拜進前叉手云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
個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隱云且站下脚與爾道
師驚掀倒香案隱索拄杖師云去久矣自此禪
林震動無敢櫻其鋒者時年二十有二也明年即
繼席報恩四方衲子望風而至師以大法自任力
振頹綱未嘗以文字語言羅籠學者時與天臺密
老人道法並行咸稱二甘露門焉丙戌歲潛避古
杭大雄山結茆晦養未久學侶雲臻遂成蔽席時
諸方爭迎師槩謝絕乃子身起引戊子歸省慈母
奉事朝夕閱數載荆溪檀護請主磬山己亥建天
隱塔於海會寺是年

世祖

章皇帝嚮師德風遣中使
召至內苑從容問道恨相見之晚

世祖

大駕親臨觀師機辯縱橫
皇情大悅加號普濟未幾辭歸葬母於虞山

世祖

命開皇壇為千五百比丘圓戒辛丑春

今上

嗣位遵命遣重臣驛送南歸乙巳夏息齋金太
 傅偕武林紳士等請住天目師以祖塔在是惠然
 而來山乃武林發源古木陰森最為幽勝兵燹後
 不軌之徒妄加斫伐師舉古德千株竹萬株松動
 着無非觸祖翁之語以禁之不數年而叢林頓還
 舊觀矣甲寅歲荆溪黃山書幣兩相爭請師僅一
 過善權修治祖塔即返大雄而黃山檀越為師捐
 萬金興造師終不赴蓋師晚年應請皆為祖塔計
 初無意於名山大刹也乙卯春屏去侍從欲遊五
 臺飄然北邁人莫得而物色之秋八月忽示疾於
 清江浦之慈雲菴至期索筆書曰本是无生今亦
 無死此為正說餘為魔說擲筆便逝世壽六十有
 二臘四十有三諸弟子奉師全身迎歸天目塔於
 東隴之陽師六坐道場前後語錄共二十四卷並
 行於世其隨機為士大夫接引則有客問工夫說
 命世祖見而劇賞之
 命太傅金公箋釋以廣流通師質貌魁偉英氣逼人居
 恒敬嚴臨眾不輕許可至於建堂養母揮金放生
 則又修行精密六度兼舉也師自赴
 召還山之後

章

鼎湖論道之言未嘗形之口吻嘗微啓其意則曰
 皇帝待我厚我不敢以薄酬之蓋師之重道輕榮
 而名根淨盡者矣識者論曰師英年開法見地過
 人類白雲器識淵邃機鋒峻峭如慈明揀魔辯異
 衛道關謬崇正悟而斥依通作神醫而治禪病宛
 同大慧至若涵養極醇細大必謹不以超然高悟
 遂畧清修不以一門深入而遺萬行則以永明明
 教異世而同風也師示寂後嗣法上首骨巖峯公
 以京會久味師道乃狀師行畧俾為塔銘嗚呼師
 之道行豈筆墨之能狀也會之於師又豈待狀而
 後知之耶師之道契
 宸衷名傾朝野固不待區區文字表彰第念後五百
 世祖道凌夷魔風漸盛可不撫師之緒餘出苴以
 示儀的於未法也耶迺為之銘曰驚嶺枯花飲光
 微笑四七二三是承是紹久而弗替則有臨濟雍
 雍我師乃其真裔石磬嗣音鏗然機契悟門廣大
 爰是早歲施大法雨雲興泉湧如獅子吼百獸震
 恐門風壁立卓然排羣化聲洋溢道譽升聞天子
 嘉嘆屢降玉音御前論道不異山林巖岳立以
 道自崇踰蓮軼本追安繼忠拂衣還山了無拘礙

任性逍遙隨緣自在
錫預有明識一關活理
輝映師於羣生是大依
委雲奔豈容高臥名山
竹杖芒鞋儵然遐邁於
來未後全提如驚雷天
四之墮樣同圓渾無縫
示後賢康熙庚申陽月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
拜撰

清羅爲賡美發禪師塢銘

綿絲無極笑巖之後碩
出玉林有師應菴之密
如命貌嚴心赤忽辭世
龍來護三會開演語無
清傳王露天日晦石禪
慎吾母金氏長齋奉佛
幼不茹葷母知其有夙
慧晨夕禮大士欲令出
家

詔

年十一喪母十四喪父
集康熙辛亥歲浙地大
抄募師聞其舉臨濟三
心遂決意出家參悟道
入山投國師染自爾刻
夜上殿頓如開山祖打
膽喪絕後復甦自此識
德機緣默自領會時年
三法嗣美公二十三歲
師復問向在國師處一
美公云吾年四十五於
不之也執侍美公凡四
付現形般若無知對緣
物冰釋于重讀對翁先
謂真善知識語難辨見
同請遂繼席正宗癸巳
之請遂繼席正宗癸巳

載凡殿廡像設煥然改觀室中常設三問以驗來
學前四賓主辯別燈錄等書及普說等語以證其
分作每歲立精進禪期使真參實悟者知有悟後
重疑透脫未後牢關親到不疑之地嘗云不悟三
元三要為情不得驗人不得即印證入室諸弟子
亦未嘗盡情許可住持二七載學如登萬仞懸巖
日蓋師機用峻難於一時而細行謹修律身精嚴
不可攀陟道法盛於山中時必先供佛供身祖乃
生平不蓄長物凡得山中時果先供佛供身祖乃
復因諸弟子請示微疾遂將平時衣履散諸苦日
六用不行返流全一踏破太虛空俊鵲不說偈書
畢跌坐而逝建塔于本寺開山大殿之左隴瘞焉
師生於順治二十年壬辰十月廿八日寂于雍正四
年丙午五月二十日著語錄若干卷行世乾隆五年
受法弟子若干人著語錄若干卷行世乾隆五年
嗣法澹如永公既主西湖之聖因出師行由并書
具狀畧謁余為銘余不獲辭乃銓敘始末系之以
銘銘曰嗟峩西目垂天法乳佛日肇基為功德主

賢聖代作千燈一炬惟大國師振錫啓宇支承派
續道脈如縷貽厥文孫克繩祖武遠陟西嶺發跡
東隴上殿禮佛中夜偃偻塔然兩忘身世何所喫
三頓棒打破一語絕後復甦儼開山祖古德機緣
默然領取末後牢關闔室入戶三要三元應機發
弩得大辯才青蓮舌吐諸方錯謬髮擲縷別燈
普說狂憂肆談爍石焦土具大神通聿新殿廡
時律虎鬱肆談爍石焦土具大神通聿新殿廡
金地流丹光灼巖巖剎那住世七十有五俊鶴高
翔虛空軒舉師巖左隴風高窳堵覺路花開祖庭
鶴舞石晦常明照千萬
古會稽傅王露拜撰

清吳樹虛松溪禪師塏銘

師諱明壽字文慧號松溪揚州寶應人俗姓沈年十

歲受度於本邑觀音菴怡如師至二十得具足戒
於京都愍忠寺雪林師依寶華山松隱律師學律
三年時以圓覺普眼章叅究持戒精嚴過午不復
食身無蠶絲竹鍼麻縲終其身如一日康熙丁亥
登天目次年坐夏豁然徹見普眼遂受晦石和尚
付囑師寡言笑貌嚴毅在寺主維那十年聲如洪

鐘儀範端肅闔寺以為表率雍正丙午晦翁示寂
辛亥推主寺席道風揚播者十年退居本山剔燈
菴始終在天目四十寒暑足不下山乾隆甲子孟
冬示微疾三十日呼湯浴竟披衣端坐而逝世壽
六十三戒臘四十四師會擇地於寺東北山隴預
築塔全菴和尚之右至是而靈骨奉藏焉時乙丑
春三月初三日也茶毘時齒鮮潔如故嗣法四人
實元實裕實養實鑑實裕號梵音實鑑號峻極乾
隆辛卯歲唯二公住世余皆識之而峻公為余鄉
里迹尤密於其主寺席退歸里之秋告余曰先師
有塔無銘不足以昭示來許余乃為銘曰持禁戒
淨諸幻摩尼珠平等現佛眾生二無辨入天目徹
普眼四十年不越限住于是沒無閒無盡劫寂光
煥信三寶人吳樹虛和南撰

清傳王露澹如禪師增銘

湖之聖因與余交最善乾

公來謁復以師銘見屬余乃知師已辭世時權公
方主鳳山之聖果遂邀余入山見方丈中奉懸師
像宛如平生追惟為師銘翁塔時不刹邪間而人
天香隔能無宿草之感又奚忍辭謹按狀師諱明
永字淡如新安俞氏子甫離襁褓即喜靜坐不逐
羣兒嬉戲七歲出就塾師學嘗經村中精舍見佛
像端正自在即身心泰然遂有出塵之想以父母
在不敢請康熙庚辰父母相繼即世遂投黃山雪
崖師薙染王午納具癸未行脚出游遍叅叢席所
至輒畱信宿聞晦翁為大覺國師嫡孫道望高海
內因決志叅叩遂畱天目越數載所有知見翁槩
不之許癸巳春守大覺祖塔一日于東塢菴早起
推門忽覺身世俱忘因舉似翁翁曰也不易到者
裏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若在祖師門下此乃螢火
之光也自是益加精進日夜至廢寢食忽于經行
之次憶興化于大覺棒頭會得臨濟在黃蘗處喫
棒道理便見天下老和尚舌頭落處時年三十七
矣復舉似翁翁曰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那
里是勘破處師云趙州亦被某甲勘破來翁云向
甚處勘破師一喝便出復呈頌云臺山婆子放憨

癡趙老重栽眼上眉明暗兩條來往路得便宜處
落便宜翁閱畢曰放汝三十棒師禮拜日恩大難
酬從此師資契合當機不讓雍正丁酉命分座正
宗丙午翁退居蒙堂命師繼席是歲夏五翁示寂
師敬謹守龕及理院事一住六載庚戌塔工竣辛
亥正月退守翁塔于剔燈菴屏絕給侍併日一食
效祖師死關遺錫九載衲子參叩無虛日師以道自
任隨機普說多所導引至應接士大夫一昧古風
不談俗諦不涉國政乾隆壬戌以老病辭院退居
花塢之樹雪林乙丑重主祖席一時龍象奔湊戶
履常滿師雖精神少減艱于晉接而勘驗之際絲
毫無假嘗問學者云斑竹菴與備相見了也兩華
亭與備相見了也且道山僧眉毛有幾莖下語不
契即痛棒打出庚午春二月八日示微疾手書至
杭之天長招成公還山至則囑以院事撫肩三下
泊然而逝師生于康熙丁巳十二月六日示寂
于乾隆庚午二月十三日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
一法嗣若干人有語錄四卷行世塔于本山之楊
樹坂銘曰聖湖羣山發源天目有大導師來主佛

國我禮聖因遂瞻尊宿離見絕聞孤山山麓我游
粵東師還西峯一十六載音塵不通發真歸元十
方虛空人天路隔對面難逢岩巖龍山來尋石佛
一綫古巖明指月剔燈重焔樹林如雪太覺棒
頭死關直揭我銘晦翁初未識面何况正宗胡由
得見既見阿師庶或見之師不可見銘以奚為乃
欲不見銘復不可得晦翁有云西峯只見銘一味
淡常存斯語不易千古萬古眎茲真礪

賜進士及第
敕授儒林郎原任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充
武英殿纂修官玉筴法弟傅王露合十拜撰時年七
十有五

清釋寶智行脚銘
見可脫白西峯依住未久遂出外

且意有他去余問及本分尚無影響又烏可更問
其向上人行履處耶於其行也仍恐隨流合汚因
循度日故述行脚銘以策進其身心焉茲去果肯
自勵其志自堅其願信有此事發大勇猛出一叢
林入一保社決擇明師或有此年二十年朝久請益
切磋砥礪一言之下授破疑團踏著舊時活路全

是當人出身要徑便與釋迦老子同鼻孔出氣
 若祇悟得一極頭未免坐著見處見地不脫礙正
 知見所以道悟後須遇人打脫見地透向上綱
 宗辨龍蛇別緇素權衡佛祖龜鑑宗乘如是則初
 祖所謂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乃可承荷家業育子
 榮孫勘驗建立出沒全機見可汝果能如此行脚
 豈不是大丈夫漢一偈以爲資糧直下承當已患
 乎寂寥者哉更進一趙州八十猶行脚試問閣黎
 遲威音那畔轉支離師做工夫親近雪巖老和尚
 知不知昔日高峰祖師做工夫親近雪巖老和尚
 巖合彼日日日上來一轉如人行路要見用工夫
 不可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路頭與汝約限三箇
 月或觸破他家籬籬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則老僧
 其或觸破他家籬籬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則老僧
 六或觸破他家籬籬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則老僧
 性明心投袁赴鄭事不獲已急急眼藏無欠無剩見
 因邪打正無人點破千古大病先覺重疑出身體
 徑凜凜威風邦安國定別有商量折彼脛右網
 宗飢來喫飯寒到添衣是則全是非則全非
 頓絕癩禿捉鼈三世諸佛眼中金屑寰海端居合

行吳越風而止龍盤虎穴優鉢花開紅爐片雪
 孰謂韶陽會得一椀右請益有爲無爲合水和泥
 天際日出木雞啼圓明宗眼脫略時蹊按牛喫
 草與賊過梯九載少室一宿曹溪撫麟赤子拔濟
 羣迷智者超越愚淹囊蓋識情會鷄子過西右
 透脫佛法無多得鼻失口若說罷叅真個漏逗急
 須見人跳出窠臼無一念不生有無不覺孤光燦
 虛空把手道無不無道有非有人正體非覺徹底
 斗釋迦彌勒難出其右遇人正體非覺徹底
 爍正覺非體乾坤莫比智不人正體非覺徹底
 掀翻獨露堂堂劈腹剜心換骨洗腸金圈栗棘百
 世遺光痛棒熱喝飯喫香耳聾蒿拂法乳親嘗
 右繼素未後牢關說與徧叅黑花貓子面門已斑
 瓜直籠侂瓠曲彎通元峯頂泥是我人間長慶曰
 差水潦云奇明得下載分清水權泥我天爾狗丹鳳
 楚雞蕩盡閨閣悟中之迷右權衡喫粥了也洗鉢
 孟去割股鷺鷥翔鳳翥見腮莫與孤峯獨住二鉢
 途不涉沉空滯句滯句沉空昧却祖翁現前
 疾雷破風般般寄語指點西東昨夜南山虎咬我
 蟲右龜鑒廓然無聖碧眼家風岐路遲俊君西我

東面目現在及第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無緣不悟有
透底絕異絕同三月鷓鴣花紅右行解青原錕斧石
綫即通西江吸盡大寂口宣烏藤三頓寶馬金錢
頭親傳西江上無仙高安言下隔山見烟非干我
贈君不納世無風顛漢不識方圓遼天鼻孔好一
事送上渡船掣天長地久真風永播萬派朝宗十方
串穿右勘驗格直下擔荷更問如何從頭蹉過洛
慶賀俊英逸維那與化夾山已會勘破動絃別曲
浦侍者克賓維那與化夾山已會勘破動絃別曲
有唱有和鉄裏泥團平分半座右建立
清王杰峻極禪師塏銘
人師諱實鑑俗姓顧杭州仁和
剃股以救卒不起遂了徹無常廿二歲辭父兄薙
髮於會稽鏡壁居具戒於金陵寶華山文海律師
兩次謁天目松溪老人遂得記荊嘗游九華江天
天台諸名刹結茅南高峰師子巖苦行十餘載未
嘗下山凡主仁和塘寺明州五峰寺其主天目
禪源寺前後十有一年所至闢蒹葭新法象講筵
斯啓道俗借來凡諸布施悉歸常住以贖命放生
焉乾隆王寅歲八月三十日示寂僧臚四十二世

壽六十三嗣法際月等十八人建塏于大覺祖師
之右壟師幼敦孝行雖辭家間歸親父兄盡愛敬
其三主天目凡遇逆境開誠布公以處之衆心既
孚禪關甫肅皆可特書者余典學兩浙聞師名久
茲際界具狀來乞銘迺銘曰天生斯人壯之屋葬
會許鄒孟惟師救母痛封其膚母兮怛化逃入浮
屠雖歸浮屠念父及兄歲時歸省疊疊用情由孝
闡慈慈心濟物送主名山禪風薰被嗟彼末學縱
誕營私如墮醉夢滑分支離昧厥真良寧有覺路
不聞西來本無章句天目峩峩天眼實臨大覺垂
範松溪嗣音我銘師行日惟慈孝容爾法嗣勉旃
則倣大清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孟冬之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韓城王杰拜撰
處上長洲陸紹曾書丹

清王鳴盛巨源和尚塏銘
原夫牟尼光射遍燭恒沙
舍利耀輝宣揚佛國法雲

垂蔭于千林甘露溥施于大地石幢卓立永固金
門初地儼臨常依鷲嶺惟我巨師大和尚克能當
之師諱際海字巨源江寧韓氏子父癸章母周氏
生甫八齡即有出世念拜祖堂山依祖若晝尊宿

領度德成公其師也年二十古林智彬律師受
具戒遂雲游名山勝地歲丙子謁天華有于禪師
一見契合即許入室歲已卯有祖示寂文光珪章
兩師主席蓋眾所推也先時天華草創有祖將華
嚴妙總德一三所合一師續建之寺遂高閣雄傑
永建叢林師乃開山第二祖也歲庚寅杭州織造
寅公請師主之師雖主天目原于師之舊祖庭故寅
公請師主之師雖主天目仍主天華事歲丙申師
自營壽藏于龍駒塢又于望江門外葺滿覺菴將
退畊焉歲丁酉冬將天華付高弟任遠上人主之
己亥五月卸天目席居滿覺六月示微疾七月囑
後事說偈而寂師生于雍正辛亥六月初二亥時
寂于乾隆己亥七月十一日丑時壽四十九有九師
德相具足廣額頤修眉長髯博通內典有語錄
行世嗣法門人及道俗四眾扶龕詣法華山龍駒
塢立塢焉嗚呼幻質非堅哲人難永凡十八年間
兩主天目一住天華皆有功業焉其門人願琪師
與余久交求請為塢上不可以辭銘曰名山正脈
有龍駒塢水秀川靈地設天符維師建塢左峯右
湖開以法宗儼示坦途松風柏雨獸伏鱗潛寶華

續紛道契堅圓天華開基具大智緣恒沙如帶恒
河如泉頂眼巨力照徹六根修眉方額法相威尊
此心湛若守牝含元直接臨濟劈破旁門清機敏
悟溪雲山月立定摩厓跳出虎穴楊柳春風醍醐
多蜜巍巍石
幢千古不滅

賜進士及第 誥授通議大夫 內府光祿寺正卿
加一級紀錄 三次致仕法弟王鳴盛拜撰

論曰陵谷遷移四時代謝興廢盛衰死生叵測直
令千百世後使今之人與古之人宛然在心目之
間者非著述不足徵也其弔輓之文則有祭文佛
事銘贊為慎終追遠之辭而一寫其生面祭者哀
死者於前唁生者於後也佛事者陳芻有儀焚尸
有禁以釋氏有茶毘之法而歷朝 帝王不相督

西天目山志卷八
者遵佛制也銘者志其實贊者美其真如峴首之
碑令未來世中見者聞者思之慕之而復哀之焉
若夫脫離生死迥絕去來不落見聞不墮聲色不
言而信不問而知恰似星中揀月世出世間豈能
多得哉

遺蹟

山陽橫吹峴首穹岷皆足以想見其人也矧
王公之幣香而道德之御服哉劫火屢尋珍
函無恙亦山靈之幸耶欲使盡大地人向幻
化場中親證幻而非幻的常住真心抑吾世

尊觀河微旨也志遺蹟

鐵鉢 漆盃 鉢一盃三世傳高麗國王所供
存開山捨院今則不知所存

高峯祖師畫像 一軸今存
本山藏內

幻住和尚袈裟 一頂今存藏內
破爛不能展看

斗笠 一枚今存嘉禾楞嚴
寺特營笠院供之

麻履 一緇今存
郡城雲居

中峯和尚畫像 二軸一存本山者失去一存雲居山
者尚存于嘉慶八年特往講閱神

氣如生其親題竹葉體贊
已不知所之惜不能裝潢

手書卷子二 一卷有托盜歌大德癸卯騰八
幻住手書又一卷有十二時歌紙襖吟幻住菴

歌種竹記竹主丈祭文大德癸卯騰望後三日
書圓熟奇勁真名山墨寶向在子院今不存

悟道松

在法雲塔後幻住和尚悟道其下旁復建亭以表遺跡廢

手札七通

趙孟頫上中峯和尚今墨刻行世

又手書懷淨土詩帖

金剛般若經一卷手繪觀佛一幀幻住頂相一幀

並流布於世間

手書淨土偈贊

馮子振贊幻住見檀賢中

手書三十二大士贊

幻住和尚作并書刻石雲居殿壁

御書敬佛

康熙宸翰懸大雄殿

禪源寺

傳燈心印

二額雍正御筆一懸山門一懸國師塔

御製頂相贊

墨詔

方丈

松巖

理宗賜曇印者在明空寺內

勅賜大獅子正宗禪寺

大覺正等禪寺

二額並學士趙孟頫書

死關

高峰大師手書榜于師子巖

幻住草廬

中峰和尚手書榜于幻住菴

千巖靈秀

宮保李衛書

法海津梁

大學士王熙手書

師子正宗

嘉慶十年巡撫阮元書

大覺宗風

翰林梁同書書

現在西來

侍郎關槐書俱懸法堂

建大法幢

大理丞戴京曾書

無盡燈

八椽居士羅錦森書

一峯雲外

大中丞阮元書額懸雲外菴

化城甘澍

邑宰楊燕書

活潑潑地

邑宰雷發馨書

護法降魔

四譯館大使吳元濤書

鹿苑干城

富邑令王汝槃書

聲靈赫濯

周冠書以上諸額懸韋馱殿

行道處

禹航董雲標書懸經行堂

孤雲一片

邑令王泰曾書懸獨樂亭

衆香精舍 王慶霄書 獨樂亭

坐斷千崖 陸光祖斷崖 塔院額今廢

萬山羣拱

浮玉西來 二額懸 開山殿

玉林飛錫 在太子菴為 大覺祖預識

印接曹溪 懸三祖 堂內

龍池銘 劉龍池東石壁 銘見八卷中

仙丈峰 伍餘福勒 仙頂石上

天下奇觀 大叅谷近滄 鉞絕頂石峰

萬古陳陳 鐫仙容 石上

白獺 玉餅 沉香 古記載三事蓋在象鼻峰間山 川神器必有呵護世不能見者

生殖

浮玉之大踰十由旬雲雨出而寶藏與禽獸 藥木蕃焉第取之過廉利殊告匱矣志生殖

金類

銀墻 在天目南麓朱頭陀嶺嘉靖間嘗一起取勞民 傷財且致四方之盜集焉萬歷間復一開采得

不償費蠹搔地方幸 今厲禁民不敢窺

穀類

早稻 晚稻 旱稻 秈 糯 大麥 小麥

菽麥 黃豆 菜豆 赤豆 蠶豆 芝麻

粟 穬 稌

布類

木綿 苧 麻

木類

大榲櫨亦名千秋樹草木狀一名披杉 在真際亭下 者榦高十餘

丈大十數圍在大殿重雲 雨蓋松 剔牙松 在

雲深各一株亦不甚亞 偃如翠蓋又多天矯橫斜

牛石以上並枝頂平圓雪脍鉄屈虬驚不可摹狀

於陡絕崖壑間並霜皴雪性而卒菱也抱朴子云

間有鬪以他移不思剗其性而卒菱也抱朴子云

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之如偃蓋其中

有物皆壽千歲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

鬣者言如馬鬣形凡生於天目者皆如是也

瓔珞柏 櫻櫚 香椿 茶 較它山探獨遲葉不

其氣足者為上苦不多產耳 楮 黃楊 漆

僧民資其糧以卒歲其味厚 楮 黃楊 漆

楓 櫟 榆 桑 柘 冬青 大烏柏 小桐

栗 柿 榧 白果 梅 棗 桃 李 杏 梨

榛 橙 櫛 櫚 木竹 匾竹

青笋 本山亦不多產僧民謀歲計者

方竹 猫竹 斤竹 箬竹 紫竹 廣竹

四季竹 藥類

白朮 清異錄云潛山產善朮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

形因號為獅子朮於朮載諸醫書故當道有取

之者每歲搜挖奉公歲亦良苦近復 黃精

山不多生豈果靈於合浦之珠耶

木通 柴胡 細辛 獨活 前胡 百合

半夏 茺萸 益母 芍藥 茴香 乾葛

何首烏 山查子 石菖蒲 薏苡仁 天花粉

西天目山志 卷八 木石

五味子 五加皮

華類

芫華 生仙頂用酒漬蒸晒貯箱篋中則衣巾不霉 睡香 芍藥 木樨

居谷花 杜鵑 蘭 蕙 菊 蓮 秋海棠

蔬類

蕨 有粉 石耳 生懸崖絕壁間采者腰纏以下至數十丈如魚躍禹門鳥盤蜀道乃以身命博

者之 木耳 佛眉豆 道人菜 苦蕒菜 芥

春不老 長莖白 黃花菜 蘿蔔 萵苣

苦蕒 油菜 王瓜 芋 茄 莧 芹 瓠

藤類

靈壽 即萬歲藤可杖 葡萄 楊桃 紙可 朱華 蔬可 木蓮蓬

腐可 砂匏 九月紅實可食

草類

龍鬚草 可帶 吉祥草 翠雲草 紫草 可染 萬年松

茗蒙 繩可 五色芝 注見靈異下

獸類

羆 山海經云浮玉山有獸焉如虎而牛尾音如吠犬名羆能食人 虎 豹 豺

兕 鹿 麋 麝 獐 猿 猴 狐 兔

山猪 山獺 玉面狸 松鼠

禽類

擣藥鳥

食葛仙翁餘藥不死猶作丁當杵臼之聲

文雞

雉

鵲

鴉

翠鶯

畫眉

百舌

白鷄

鳩

鸛

鷹

水族

石龍子

龍子並黑背朱腹有似蜴蜥之類而五爪則背黃碧色

鯉魚

金魚

石斑魚

火魚

鯽

鰻

鱖

鱖

介族

龜

鼈

川山甲

蟲族

蛇

蟾

蜜

蠶

蛙

蝦蟇

花蜘蛛

山螞蟥

蜈蚣

百脚

蚱蜢

蠅娘

螳螂

蛻蝶

蜻蜓

蟬

論曰志名山之物產尋古德之遺蹤草木羽毛之盛不督貢於帝畿袞袞器鉢之奇不單傳於嗣法是以易世常存隨方可證也然而劍躍延津珠沉赤水惟吾諸祖之所遺乃能歷今古以無虧經治亂而不朽不與劫火同燼豈非道力之堅持神靈之呵護哉至於芫花著草品著仙經獅朮雲茶名題佳譜凡所產之類無不孕山川之靈呈珍奇之異矧乎地脈之貴泉石之清陰陽之和雨露之潤致使然也古云高山蒼蒼流水泱泱我思古人山

高水長其斯之謂乎

西天目祖山志卷八終

西天目祖山志卷末

三學院苾芻廣賓纂輯
禪院寺住持際界增訂

休咎

天文休咎地紀災祥隨時占驗亦足徵焉要
之遇災而懼災可為祥故春秋記災而不記
瑞所以示警也乃若海門起而錢氏昌天目
崩而宋室亡乾隆替之機者可勿戒之慎之
志休咎

天目屬揚州

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太康地記曰揚州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

西天目祖山志

卷八 休咎

揚故取名焉隋志亦曰吳郡餘杭名山沃野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商賈並轉君子尚禮庸庶厚雁龍飛鳳舞郭璞地記有龍飛鳳舞到錢塘又云五百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

王氣鬱葱委巷散談杭州山脈發自天目有東有西脈萃於錢唐結局於西湖王氣鬱蔥帝王

獅巖懸記舊志昔異僧登天目指其巖曰此西來獅死關揭開天目世稱古佛有以也

山崩度宗時天目山崩議者曰天目崩地脈絕潮不露危機西周冷浸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飛

水溺崩水湧流民溺死者無算

木稼至治三年春天目木稼是秋八月

晝晦元統二年正月六日雷碎雨射

翼異水舊志劉宋昇明二年二月於潛天

石崩蛇出雷青日札嘉靖乙亥六月天目山崩石下

冠大攪東出蛇千餘條衢嚴水蓄傷人未出十年倭

洪發紹熙五年秋八月霖潦不止洪發天目諸山條

五百餘家流尸散入

旁邑多稼化為腐草

靈異

佛菩薩以一切衆生心為心道交緣熟何感不神至若誘迷導信示以不思議境此又攝

服同異者俗雖駭聽道則等觀志靈異

雲海 天如日天目山上俯視臥雲一碧如海遠近數

間未幾卷地以起萬騎長驅復變而為奇峰為玉

樹為游龍舞鳳又未幾欲覓絲毫不可得矣太白

沛然乘天游獨往失所在耶 霧淞 凍然乘天游獨往失所在耶

有作玻璃琉璃者潘 靈氣 掌故集西峯有十二潭人往稍深即有風雲雷

其真氣洞吐霧瀾漫龍穴有雨則雲先出即易之

山澤通氣叅同契之山澤氣相蒸列子神瀆是也

神鹿 高僧傳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為山

仙樂 古記常時風清月朗絕頂有笙簫聲又云欲

仙桃 郡志載古記昔人捕獵阻雨石城之外見林間

採木葉裏之藏布囊中及下山 仙芝 古記有採藥者見崖端芝草一本五色爛然乃

接長竿探取其色遂隱越數日巖左右各出一

本皆翠色異常不敢復取

雙徑龍歸 初欽禪師辭馬素請示所止素曰遇徑即

止欽遂至臨安東北問樵者此何山答曰

此天目山徑路謂之徑山乃披榛而入至危峯北

冥坐其下有白衣老人致拜欽問汝何人曰龍也

問何為至此曰自師到此山吾屬五百皆不自安

師必久住我將挈其屬而歸天目願捨所居為師

卓錫之所引師南進登絕頂八五峯間中有一大

指謂欽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矣願畱一穴以通

天目我欲時至而衛師焉言訖乃隱於是風雨連

宵北峯之陽有菴新成欽知龍所創遂居之即今

興聖萬壽香雲寺之基址焉

滴乳療疾

函幣沉浮

天目龍池有垂崖崖下有滴乳民采之以療疾歲旱潦則

函幣精禱投於池洞漩沂而上已而下沉如有物挈之或少慢復浮而出凡禱皆然

石龍子

杭州龍山諸峯悉分龍天目潭有石龍鱗甲悉具是多石龍子並黑背朱腹有似蜥蜴而

五爪則背黃碧色昔姚姓者捕得二龍密緘囊中封以紫泥

雷作嬰兒聲

唐子霞謂蘇子瞻天目俯視雷雨但聞雲中嬰兒聲殊不聞雷聲也

龍池甘雨

志載勝國朝臣達魯花赤嘗奉旨禱雨天目之龍池雨隨至紀之以詩雨足復降旨

來謝亦雷題有詩見五卷內

石牛鳴

志載高峯大師初登天目遇險欲止忽聞牛鳴乃歷崖而上見臥石如牛然

髮舍利

良渚全從進得高峯大師所剪髮盛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日光明徧室視奩中舍利累累

如貫珠又祖意上人亦以此事故宋宮人楊氏妙錫求幻住和尚所祝之髮亦成舍利建塔雲居

後身獲願

無門開道人自諱報身不偉鑿峯石肖己形長丈許每私祝云願後有身等此及遷

化之夕錢唐孫家婦夢僧篝燈自稱開道者寄宿翌日產男子法相非常逮身長九尺有奇出家

乃為中峯和尚

迎像騰光

南詔普福等五比丘畫普應國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眾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

萬目仰觀翹勤傾信於是南詔改教觀為禪宗奉中峯為第一祖

再世沙門

釋瑞應字寶曇吳興民家子也初託生時現夢為天日義禪師自幼至壯及出家愛

人禮拜供養無虛日天台恕中愠公會於天界因歎曰聲聞尚昧於出胎菩薩猶迷於隔陰然則修

道之人可不慎與

牛腎佛

大德丁未天目東麓里人買二牛腎剖其一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加跏坐

眉目可睹遂累篋為捨藏之若見若聞咸生異信居士施公恕求幻住和尚志以偈云無位真人赤

西天目祖山志

卷末靈異

四

肉團牯牛腰內總相瞞法雷震地通身口若要親聞着眼觀

紀談

夫言者無罪聽者意消羣情皆通彼此益暢者談何容易哉故吾杭泗水潛夫舊事遺武林之纂方山田氏志餘託委巷之叢得非徵魏文奏古樂而交眸漢武進隱辭以傾耳者

邪志紀譚

石版

占記天目山頂石版秦始皇驅鬼兵解之

石菴

縣經云秦皇指陰兵疊就之

石屏

舊志云秦皇於西天目剖石為橋此其遺也

黃石室

舊志云昔人建道觀於天目之峯有黃石室故址尚存傳有大鐘墜於水中

漢童謠

東吳孫氏家富春祖天目龍也漢末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開昌門出天子行孫權即帝位

青神

鳳集

李衛公平泉草木記云木之奇者天目之青神鳳集

茶品同舒

陸羽茶經曰臨安於潛二縣生天目山者與舒州同又云舒州生太湖縣潛山者與

荆州同

避虎稱武

白香山因崑亭詩似移天目石疑入武邱山則知虎林之改武林虎邱亦改武邱矣

錢唐王氣

吳越王錢鏐徵時天目有鍾起者為縣錄事其子數人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

者望斗牛有王氣斗牛錢唐分也游錢唐陰求其人不可得因入天目至起家私謂之曰占君地貴人求之市中未之見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

也召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

非陶詩陶淵明集有使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一首

宋蘇子美所作也

著七述晁補之十七歲從父端友官杭州倅錢唐山

先欲有所賦讀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公軾軾

之故封南浙江北具區東大海西天目四川之所

交會萬山之重復或瀨或灣或淵或岐或

孤或表或連酒滔湯渾洋累浪浪隆隆

多娛可導可疏可航可桴可援可踰可輦可車若

九洲三山接乎

仙人臺有五宋誌云一在天目山雲封菴北一在岸

山顛四面壁峙上有石碁盤枰路如新一在烏省

淨可數前山名天王墓四邊皆石壘圓正如墓

形世傳為會

投龍簡天下名山洞府合二十處列第五為杭州大

杭州天目山龍潭初宋時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

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具頗以為擾天聖間

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罷之淮海

頗為增益碑載祭享牲牢香

幣樂節為詳乃元豐間立者

問表忠碑是甚語蔡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

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

南龍結局樂邦私語云括蒼劉伯溫謂姚桐壽曰中

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海鹽乃知海鹽諸

山是南龍盡處天目固為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

百天目山志卷末紀談

西天目山志 卷之六

蜿蜒而來左東懸浙右帶茗霽直至長墻秦駐乃止此南龍一最大地也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

古柏觸機 雪巖欽師云我渾身併作一個話頭每於得如銀山鉄壁者却又不會如是碍在胸中者十

前因與忠石梁過浙東天目兩山作住一日佛殿來所得境界和底一吋擡眸見一古柏觸着向

疑祖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

擔版漢 欽祖任仰山因事至杭寓靈隱得遣僧登

復出山僧乃返命 欽有擔版漢之語

償筭 高峯遺事云仰山偉禪師私折常住一莖筭後

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始安

護生 開山祖平生細行莫能殫述即析薪擘果

瓊瑤粥 高峯初居死關截壘為鑑探苦蕘菜和米蕘

清操拒施 初大師枯槁身心於巖穴之下三十年不

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矯世逆俗則罪何可逃及兩

浙運使松江瞿公一瞻師顏恍如宿契惠然施巨

同叅調護 師同叅僧顯者初見師進修日倍自較不

乃朝夕調護 如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

見湯影悟去 師初寓山時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

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决不相賺且
往供給而啓發之因其思醋為遠乞以歸得酒焉
復詣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啜病亟索浴俯見
湯影即有省喜笑如脫沉痾信宿書偈云三十六

百天目山志 卷之六 七

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師曰又喚甚
鐵鷄師曰如何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師曰又喚甚
麼做無毛鐵鷄瓊
擲下筆奄然而逝

問做工夫

夫一山瓊公與霽公偕訪開山問發心做工
日必能發明在但是工夫勇猛即有魔爾見好境
莫喜見惡境莫怕但莫捨話頭十二時中莫令有
間四更起來便摸索話頭頓在面前睡來便轉身
下地也是話頭行時步步踏著話頭揭簾小遣捉
杓自湯洗面都是話頭上單惺惺端坐開單展鉢
拈匙放筋隨眾誦經歸寮問訊總不離話頭如是
日問夜問打成一片無有不發明者
瓊依師開示自此做工夫果然成片

佛法淺深

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
宣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問幻住和
尚曰佛法有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
能造詣淺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與佛
聞所見相應耳以此未嘗不自責也因叩之曰佛
法廣大徧入寰區雖佛祖不能正視尔何人輒以

深淺議之哉乃曰心識之蘊奧境觀之差殊悟理
之是非戒乘之寬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間
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
者自最初入道歷涉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如是
開導策發然尋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如是觀察
遠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吝惜慳
愛之情交橫於前若為物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
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百千
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吝之懷因驀有所省蓋其
平日所聞所解者偽心也慳吝愛惜者真情也真
情無相可見含裏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
翻或毫末未盡瞥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
隔靴抓癢也思無常生死乃真
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哉

和詩示警

盛茂才者詞林翹楚也呈一律且求屬和
幻住依韻答之曰風月何緣事苦吟擬將
英譽壓雞林幾回立盡三更月一字搜空萬劫心
夢裡忽驚霜入髻梅邊不覺淚霑襟可憐半世聰
明種甘為浮
詞又陸沉

九字梅花歌

馮子振韻出梅花百絕示幻住師師走筆

雁岩村標致

楊循吉記雁岩村有中峯幻住菴故老

中峯手自塗

何古人標致乃爾師於除夜有詩

吹滅舊年燈

頂門別具摩醯眼越死超生似不曾

德雲菴

元初戎事始定西天目山中峯禪師舉掉江

雲菴吟 咏之句 趙公相與往還扁曰德雲菴舟停蘆渚月僧憇德

儀法師正主席

高麗駙馬潘王璋被旨禮天目山中

省司以下諸衙官躬董其事及班列位次以王中

坐定而下天竺鳳山儀法師後至徑趨座上問王

然講謝乃下座前揖諸山分賓主而眾官退就

墮崖致悟 義首座侍高峯和尚因語不契峯擠之墮

火往焚其屍師則危坐一樹下磐石上撼之乃張

嗣是道譽日震緇白日歸凡有所問

張公洞漫吟 鄭善夫十一月朔日登西天目禮高峯

古松枝扣巨石長嘯天風蓬蓬從谷底起偃仆草

木投宿張公洞枕上漫成句曰汨汨哀雙髻迢迢

向兩峯一塵銷未了萬劫入無窮昧谷蛟龍
兩元冥草木風自慚增上慢吁駭問崆峒
茶衡清苦 竹懶茶衡曰處處茶皆有自然勝處未暇
而不整正堪與
緇流漱滌筍蕨

定空靜主

梁學顏曰予偕念生過立玉亭一僧兀坐
與之語不荅施之颺不謝心異之念生云
師號定空自燕來習定於此有戒行林猿狎而不
驚山鬼號而不懼春初雪丈餘突無烟者累日我
輩霽後訪之晏如
也予因益重其人

絕頂曠觀

李道南謂見峯曰天目石之奇者不若玉
柱之峭拔屹立數仞如忠臣烈士挺立於
金鑾之上也亭之奇者不若立玉之憑虛絕塵如
丹臺紫府現樓閣於空中也大觀之奇者不若金
仙之絕頂寥廓四顧江海秋毫萬山米撮呼吸雲
霓吐吞日月遠而羣峯之犇逐如千騎萬乘電閃
雲屯不可指分也近而羣峯之趨集如拱如
揖如俯伏凜然有夔夔聽命之狀真奇觀也

伽藍真戒

大魁老祖行化至烏戌總憲唐存翁及顧
長白等啓請師為古山寺伽藍神索靖明
王說戒師於座前為宣三皈五戒竟復為說法開
導下座神為一方人民乞靈之所積歲宰殺不息
神因有兆於耆老故諸檀請師為說歸戒
至今烏鎮有三處土祠不以血食祭賽

水晶應真

有一前坵居士求大覺老人剃度以石菖
蒲一盆供在丈室內有水晶應真一軀老
人行脚出外有小兒竊像歸家至夜分小兒腹痛
發狂自言我是第四尊羅漢方丈和尚乃第三尊
羅漢現身汝何得竊我來此污穢之地不急送歸
汝命難保其父母詢知小兒竊像原由即晚辦香
資齋供送像歸寺而眾僧尚不知盆中之像為人
竊去耳自此開動一方日逐男女成羣燒香瞻禮
凡有病者禱之即愈莫不詫為神異老人自江北
歸聞之大為呵叱諸職次早俟眾赴堂乃持此像
投入龍淵
遂爾絕蹟

論曰吉凶同患神怪不語而觀十方世界如掌中

西天目祖山志 卷末
果必推佛氏之徧知詼諧鮮真姑妄失據而以一
音演說隨類得解必推佛氏之辯才何以明之經
論廣博不勝具舉第如圖澄之辯鈴語胡僧之識
劫灰非徧知之端乎東坡問佛印鑊湯圖何不畫
僧佛印曰閻羅有犯也要和尚懺除可謂嬉笑之
斧鉞矣非辨才之緒乎予故摭休咎靈異紀談以
殿山乘當知圖窮七見亦足快人而鴛繡鍼藏別
宜着眼毋徒以齊諧酉陽槩之也

西天目祖山志卷末終

按洞淵集載西天目爲太微元蓋洞天
類多仙佛名士棲息其中元季高峯妙
祖于至元丁亥開山遂成叢席得中峯
則元風大闡逮明法道寢微至大覺國
師中興重輝法社各有序文題詠志其
顛末前代亦具留敕諭而我

聖朝宸章墨寶式煥在寺攷其山志則自
漢迄明而止後無續之者嘉慶庚申禹
航章文學南樞偶焉詢及余無以應章
君曰名山無志後將湮沒失傳矣師其
續爲之無辭顧界自慙譎陋且僻處山
陬不獲旁搜遠引爰就所聞見者如幻

任之文及心海上人原本并主席茲山
諸語錄取其尤增輯彙成十卷而苦無
刻資復謀之南樞并錢唐敬瞻蔣君同
捐刊金以付剞劂自甲子首夏至孟冬
始竣但一人之見聞不廣恐多註漏願
世之博覽君子其續正之幸甚開山十

九世孫嗣任禪源寺際界謹識

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

西天目祖山志補遺

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

稽古

郡志云登天目山憑天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雙溪
並趨而合於潛縣岸巒似少駐回望天目
會雲中如沈雄古大將按轡其後大勢不可遏少
決驟已抵臨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爾循而至九
鎖蓋為學恩環以天柱諸峯若止息者已而轟轟
赴餘杭下武林北高峯而特起為南高峯捷以八
蟠慈雲嶺翼為七寶鳳凰諸山昂
頭安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

太平寰宇記

多美石甘泉有數百丈周五百五十里
若左右目故名有東山銘畧曰列岳霞上標峯霧
裏翠滴煙巒名不可紀有蛟龍池上中下三潭源

脈相接徐五仙故居在石室峯西又漢天師舉家於此上昇茲蓋天柱之鼻祖而錢唐所謂龍飛鳳舞又其雲仍也

洞霄圖志續

天目山有二東天目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八百里上有三十四

六洞世傳為仙靈所棲西天目在於潛縣西北四十五里亦高三千九百丈周五百五十里以東南有巨源望之若兩目然故曰天目道書三十四洞天其飛泉瀑布流注曲折東出臨安為大溪入茗書西趨於潛為紫溪匯浙江

又云

徑山在餘杭縣西北五十里即天目之東北峯有徑通天目故名其東西二徑紆折而上各高十數里七峯環列中後平衍內有洞霄宮舊宇

沈樾洞霄宮志序節錄

天柱山者星野分斗牛之屬峻極凌霄川泉自天目迤來蜿蜒磴磔龍蟠虎踞孕兩浙之靈奇水秀山清鍾千秋之間氣不特金堂玉室瑞草環生而月砌星

壇瓊宮鼎魚所貴與雲雨而潤萬物因之翊景運而鞏皇圖者此也云云

詩

清釋紹隆準提閣喜同天目舊友

偶來湖閣倚晴窗
遇擬峯高天目雙
妙論已知諸相泯
雄詞能使萬夫降
山尖拾得雲
夜為
誰撞

游記

石鈞游天目山記

戊午四月八日余與賈子嘯軒至

即見千峯層列奇秀莫狀緣若溪行溪水清淺隔岸皆竹樹如是五十里至永慈精舍止焉明晨行三十里至清冷橋見羣峯合沓余曰是宜為天目輿人曰君未覩天目觀天目則此皆培塿耳有頃見白雲天矯作飛龍狀旋散則東西兩峯高矗天際既夕達山下宿禪源寺迨旦寺僧清遠導游從

寺後登山石磴高尺許行五里有亭少憩山中大
木多幾千年者杉為尤甚余擇其一與嘯軒清遠
抱之僅圍其半其他三四人抱者以千數從間道
環而登樹根突起若虬龍飲澗倚杖遠眺羣山羅
列如兒孫矣已而山吐白雲重巒復嶂中雲氣相
間若長江百道然復至一崖巨石狀師子繞出後
忽石笋拔地高四丈作師尾形復上五里有古寺
午飯訖至西方菴菴冠絕壁廣四丈許四無附麗
梯石為梁踐其徑僅容半趾憑窗俯瞰面面皆臨
不測仰望絕頂尚在天半余欲上清遠曰必宿此
乃可迺循東岩而下地多竹時新篁初籜猿至此
百數攀折而食僧夜擊柝守之山產茶渴試采
咀之味甚美與既極歸宿寺中際
曉別僧而歸猶時時回望兩峯云

西天目祖山志補遺

錢塘縣三墩鎮信士蔣 栻

餘杭縣倉前鎮信士章德烜

捐資鐫刻西天目志全部

伏冀

同成般若之正因

共證菩提之妙果

計資錄 西天目志全譜
餘詳前卷 西天目志全譜
餘詳前卷 西天目志全譜

嘉慶丁丑先考竹溪居士生檀於錢塘之聯桂坊即
所稱花牌樓也地與雲居寺半里而近先考嘗率謁
中峯髮塔觀淨土詩刻麻履之遺始知源出天目心
儀久之稍長讀馮開之祭酒天目遊記洋洋六千言
抉奇標勝大顯山靈面目未嘗不動遐慕也世網日
攬中遭兵劫忽忽年已六十矣今春奉香補陀歸憶
去歲在天目與玉輝上人話及山志板燬於寇僅留
兩印本久懼失傳因具書玉輝攜志來杭鳩二三同
志復壽諸木既寓幻住之感兼伸罔極之報惟雲居
翠撲眉宇劫火之餘龍象鼓鐘蕩無灰影里人且有

不知遺址者轉不若玉輝之能重振三門護持遺志
滄桑之慨其何能已耶是志搜採博瞻而馮祭酒一
記失載洵乎纂述之難若云補闕拾遺則吾豈敢
光緒丙子秋七月望錢塘陸檀點青甫謹書志後

